太心先生文集卷之五

奏議

紀綱一

紀綱法度一事也法度其細也紀綱其大也古人之爲國豈能盡正蓋或得其大或得其細有失其一必得其一若細大俱失而欲煩文細故以維持其國家可靜而不可動易屈辱而難尊崇則　本朝之事是已雖然法度之失未至如紀綱之失此古人之所甚諱也自堯舜以來外有岳牧內有九官一以制度須以文告覲以巡守諸侯雖國異家殊莫有敢不相率而朝者治兵如治刑治夷狄如治中國此唐虞夏商之紀綱也至周參以宗室維以功臣其制加密矣秦

前集
章貢黎諒編集

則破壞封建而爲郡縣削弱黔首禁制將相自天子以外無尺寸之權一尊京師而威服天下是時北胡東越合爲一國則築長城以限隔之重沿邊之兵攘其要地而匈奴遯迹自弭不敢爭衡然人主恣睢甚而下不堪命不旋踵而敗亡故世皆以秦之紀綱爲失雖然秦之紀綱則誠失也然而以強爲失而以弱失以大爲失而不以小失夫強大之勢易爲之秦特不知爲而已亦未可以深罪秦也漢因秦制三邊各自備內郡專刑賞丞相御史雖統攝天下刺史司隸雖督察郡國而守相皆得自爲兵其兵也民其民也財其財也極其所治無不可者有進而授首無退而掣肘兩漢之治所以獨過於後世者豈非其

操之簡而制之要哉當其盛時攘夷闢地至數千里至其衰也尚能緊服單于而臣妾之夫豈盛衰之論所可疵病其失哉此漢之紀綱也三國分裂雖科禁嚴密民無所措手足本不足以言治然邊方鼎立彼此窺伺一有蹉跌而禍敗隨之其所以皆自立於窘匱喪亂之餘不可動搖者豈非其分人以地任人以兵功有所望罪有所歸截然自用而不相拘制哉西晉使外制內以成諸胡之亂及其征鎮固守以忠義相奬激虛聲遺號猶爲一統海內之具至王導爲東晉重上流之柄壯楊州之勢石勒符堅皆竭天下之力無歲不戰而晉卒賴以立其後北則魏晉周隋南則宋齊梁陳皆循用之是則紀綱之所在患乎授

任之非人而不以人爲不當任患乎分畫之無地而不以地爲不當分畫患乎外敵而不患乎內侮其事蓋昭然矣唐用周隋府衛之法揀擇天下之民聚爲強兵內則諸衛將軍外有節度總管四夷臣屬萬里請命雖常困於征伐而唐之威令又過於漢矣州郡削小分置益多而辟置生殺之權視前世皆已稍損至於中年邊將權重遂成末大之患無以抗之而內地亦皆裂爲藩鎮殺亂混并不分緩急不辨內外百世相承之紀綱由此墜失卒至五代以成　本朝懲創之說而紀綱不可復振矣

紀綱二

唐之中世既失其紀綱而藩鎮橫及其後也藩鎮復不能自有其威令而士卒驕五代之亂帝王屢興未嘗鎮也士卒也雖然藩鎮尸士卒之上而士卒依[illegible]以爲名見者不察而以其患專在於藩鎮　蓺祖[illegible]靖天下以爲不削鄙度則其禍不息於是始置[illegible]判以監統刺史而分其柄命文臣權知州事使名若不正任若不父者以輕其權監當知權稅都監總兵戍而太守者塊然徒管空城受詞訴而已諸鎮皆束手請命歸老宿衛昔日鄙度之害盡去而四方萬里之遠奉尊京城文符朝下期會夕報伸縮緩急皆在　朝廷矣其時契丹強盛太原未服西有諸戎之遺種所以備守之者猶倚邊將至　太宗則又漸收之雖邊庭亦如內地矣蓋民困於唐末五代之久亂

一日能使其強藩悍將退聽而天下安息安得不自以爲制馭宇內之善謀遵用而不易哉雖然爲天下之紀綱則固有常道譬如一家藩籬垣墉所以爲固也室東寢處所以爲安也固外者宜堅安內者宜柔使外不如內之柔不可爲也唐失其道化他地爲藩鎮外外皆堅而人主不能自安　本朝反其弊使內外皆柔而欲自安而有大不可者故自　端拱雍熙以來北邊日擾河北山東無復寧居李繼遷叛命西方不解甲諸將不能自奮於一戰者權任輕而法制密從中制外而有所不行也　咸平之末　真宗幸大名傳潛王超以畏懦敗北王繼忠以輕進被擒景德初復幸澶淵幸而迄成和議不然用當日之規畫而欲以與虜校犯闕之危不俟　靖康而後見矣夫恃虜之已和而苟天下之無事割西方以封殖趙德明至其治具則日密法令則日煩禁防束縛自不可載爵祿恩意養養群臣狃於區區文墨之中僥倖之習勝而志氣日消削鄙義日隳敗矣論者或非之其追言　太祖之事如姚內斌董遵誨郭進馬繼業之流皆守一郡官卑兵少然而豐財厚祿久任責成遷蕃無虞而　太祖能以力內平僭偽蓋雄畧如此而竊嘆後之不能不知此固昔者爲國之本然曩以懲劉五季太甚之故削損已多隄防已嚴此特其末能去者而至其後則盡去之耳自　景德以後王旦王欽若以歌頌功德撰次符瑞爲職業上下之意以

爲守邦之大獸當百世而不變蓋古人之未至而今日之獨得也奚暇他議哉紀綱之失猶其粗者耳併與人才皆壞人之智慮不能自出於繩約之內歷代載籍非不粲然明備而皆未有能援昔以證今者但於纖文細故加增之使不可復脫而後已此豈不爲大可歎哉

紀綱三

天下之弱勢歷數古人之爲國無甚於　本朝者眞宗之末　仁宗之初契丹守和約者三十八年趙德明亦三十年文恬武嬉舞蹈太平不見其爲弱也及元昊始叛章得象之徒貌然憤其小醜欲翦滅之立論必於不赦既而屢出屢敗潼關以西人無固志而契丹遂擁兵境上以邀索周世宗故地使富弼重爲解之然後乃已於是形勢大屈而天下皆悟其爲弱證矣　仁宗亦慨然思欲整治用弼與范仲淹韓琦爲兩府議論前卻施行舛謬小人交鬬其間三人遂去而前規故習遂不可破當時議者以爲三人不能循致治功而欲以歲月成天下之事其意太銳故至於此嗟乎此三人者正坐不能以歲月成天下耳弼與琦相繼當國其懲前之禍愈深而循致之說愈用矣雖然循致者卒不能有所致也弼相四年琦相七年所循致者何事哉於是財用耗乏人才頹弛天下翫弊愈甚而士以靈名相尚故王安石佐　神宗欲一反之而安石不知其爲患在於紀綱內外之間

分畫委任之異而以爲在於兵之不彊財之不多也使安石知之正其紀綱明其內外分畫委任而責成功然後取賦斂之煩者削之本學校隆經術以新美天下豈復有洶洶之論不惟無成而反有所喪也以神宗之厲志有爲終於舉措衡決變法則爲傷民開邊則爲生事力圖靈武遂以失利亦悔用兵之無益者不知改弱勢而爲強勢而欲因弱勢而爲強勢也夫改之與因由始論之一言之殊耳及其力行堅執乃成黨錮更紹聖崇寧而天下大病凡青苗凡保甲凡兵財之政所謂欲因弱勢以爲強勢者至宣和末年掃地無有昔日弱勢之所守者又皆廢壞而其弱勢之不可反者遂爲膏肓不可起之危疾矣

分四總管以圖捍禦委長安建康之守以募勤王天下水解雲散一城之地制於虜而號令不能及矣當是之時割地以與人使自爲守猶且不可況能自守而禁人也哉然則本朝之規畫其始終本末之際蓋可覩矣自周德威失榆關之險繼以雲中燕山兩道歸於契丹虜在長城之內而大河以北已有不可守之勢爲天下者不按九州之圖籍略其四旁規其中央左顧右望以盡天下之大形堅外柔內分畫委任群臣合力功罪有歸以正天下之常勢第因其所有掩絕前後而欲以人主之一力守之豈可得哉此天下之大患所以二百年而常在論今天下之事所以窮數百言而不能決也

建炎初載李綱用事議分京東河北用唐藩鎮之法使自守其地諸道各置要郡次要郡以一兵馬之權綱所措畫則已陋矣括馬歛財騷動天下議者蠭起不得旋踵卒以逐去於是汪伯彥黃潛善無所施爲以爲稍徙近南安常守舊器使祈請自足苟延歲月既而有維揚之禍韋運奔走東極海嶠始委張浚以川陝而宣撫處置之名立焉便宜行事之命出焉范宗尹相繼建請而江淮亦各分裂爲鎮撫使于時盜賊充斥偽齊權挾虜人連兵內向上流又置鎮撫大使文武參用大牙相附復遣執政督視以一威望浚雖任疎竟失關陝然節制諸將保有全蜀張浚韓世忠岳飛亦次第平殄群寇江左所以粗守而虜酋和者任人之效也雖然分畫無法寄任不專張浚趙鼎洗然於事機之會言戰不敢請和不欲費日累月師老糧匱上下厭倦而秦檜以爲權不可外假兵柄不可與人故屈意俯首唯虜所命以就和約廢誅諸將竄逐名士使兵一歸於御前督府結局收還便宜使州郡復承平之常制檜方矜伐自比趙普以爲經國之長筭莫能及也且　祖　宗之天下無故而失其太半遷劫之讎百世不可忘矣乃以撫定江左爲大功何哉戊申至辛巳二十年矣女眞一旦出不遜語聞於殿陛朝野喧然傳手無措相對駭愕無可爲者而兼義閻汪滂出矣及　陛下嗣服以來張浚總統

於江淮虞允文王炎之屬相繼宣撫於漢中蓋四五十年時用分畫之法稍以事權付託臣下爲國之紀綱終不可廢者亦已粗見於此然而不明其地則不可以任其人不任其人則不可以要其功內治不定則夫仇讎者誰與謀之今百計裒取竭東南之力以供餽四駐劄者而兵不知用因任舊將之子弟部曲以次得爲統帥而將不知兵除授更易一出內庭報發承受名爲機密而大臣不聞諸州禁兵零細纖弱幸使路鈐教閱訓練而守臣不預防遏內江虛徼沿淮紀綱所立錯諸無序然則有民誰治有兵誰用有地誰守歲迄月易孰爲可見之效而　陛下規恢之圖終將邑呂不試而已乎天下非可以私智爲也方略非可以私術驗也勝敗休廢古今一塗徼而已本朝之論則欲私爲而私驗之是以頹弊委靡至於今日而莫曉其故此臣所謂必盡知天下之害而後能盡天下之利也

終論一

今天下之害其膠固而不能解變孳縮而不能伸宿患積蠹臣已盡言之矣解之伸之豈無其道乎　陛下始於出令必有以慰天下之心必罷去經總制錢之半令州縣睽睽不能安息人臣之精力消耗疲竭不可復有所爲者盡坐此錢而已罷去其半稍稍蘇息天下然後州縣之月樁板帳罷矣然後民之頭子蹙蹙勤合牙契之額皆寬減矣然後罷和買罷折帛和

買新帛罷則民所誦不正之歛皆無有矣三者罷而天下之心慰喜滿足然則國用安所取給臣以爲二年之後分畫既定則　朝廷之經費比今日必十去其五六所罷者足以當之有餘而二年之前則未也陛下會計二年所罷之費爲六十萬緡盡斥內帑封椿以補助之夫此內藏封椿者以之罷減三省之苛歛而以代戶部四總領之用度其明德光耀新美觀聽自兩漢以來未有此舉也然則秉此以革去朝廷百年之宿弊無不可者以之減進士入官可也以之減任子入官可也以之破資格可也以之重銓選可也以之廢吏胥可也百年以來世論所謂動殺而召亂惴惴然不敢舉如臣所言之宮者今皆並舉而爲之無難也如此則　朝廷清矣然後分兩淮江南荆湖四川爲四鎮以今駐劄之兵各以委之所謂四鎮者非盡舉此百餘郡以植立之也於中各割屬數州使兵民財賦皆得自用而　朝廷不加問焉餘則各屬之而已而又專擇其人以各自治其一州所謂兵民財賦皆得自用則　朝廷平日所以置四總領餽其軍輸者二年之後皆可無復與彼以數州之財足養之矣如此則彼之任專吾之費輕矣雖然以兵與人以地與人此今日異常之大事也然其爲之者不驚世不動衆　陛下一日命之則成矣成則久久則安之以爲常然若此者內以朞月之內盡去民之所患苦外以二年之外兵屬士奮可用之於死而

大功可舉矣　陛下不惜財不吝權念吾之所大欲者解膠固伸攣縮易於舉動果於責成以立大功而已則減經總制除和買折帛以先慰天下之心而後朝廷所謂煩密不可變之法變者盡變之以共由於疏通明達之塗矣分江淮川蜀之地與之兵民財賦以重人臣之任而後　朝廷所謂專閑不可分之紀綱者盡分之以各合於外堅中柔之術矣若此者兼兩漢之長而不襲兩漢之失待之以成功而終之以禮樂則三王之治不難進也雖然爲此者宮非難也而士爲難士非難也而民爲難民非難也而兵爲難誠今世之大事也圖兵之難者定則天下之利盡矣

終論二

致今日之治無他道上寬　朝廷下寬州縣而已竭朝廷之力使不得寬者四駐劄之兵也竭州縣之力使不得寬者廂禁軍弓手土兵也然則何以治四駐劄之兵而寬　朝廷令既減經總制罷和買折帛蜀之折估青草而內出二年之費以供餽四總領矣宜任四人者由郡守攝都統制召舊帥使歸宿衛鈞考其隱冒乾沒請給不盡及軍人之罪聲而治之然後俾四人者一聽其所爲而吾無問焉所問者吾欲精其軍使各不過三四萬吾欲用士之銳而不併富其家小夫厲士而養之將用於死地以求勝也乃爲之立家是兵爲民也古者民爲兵今者兵爲民宜其消惰孱弱而不可制也昔者之論欲一當百又曰欲一

當十夫百十何可當也姑得以一當一則精兵也夫一人得一人之用則固已十四五萬人矣用之必死誰敢敵者女真之來南也雜以奚契舟勃海漢兒前繞五六萬後亦不滿十萬而已夫用兵者用其氣也多兵以先困氣先索耳吾之所問者如此又有所問更其弊政行其新令吾欲其無讙無動以惟吾之所命若此者在用其人而已各與之數州地使自食而餘州得寬焉此二年之內所得爲而二年之外收其效者也若是則　朝廷寬矣然則何以治廂禁軍弓手士兵而寬州縣宜先擇一二十州畀之使散雜役之廂軍今之廂軍盡隸官下無任營者併與之以一二年之衣粮使各自爲子本以權給之而州無復給又散禁軍之廂軍可散也禁軍散且爲亂柰何曰禁軍之可畏者爲有以禁切州縣使不得私役且上教故也今不上教散而雜役如廂軍焉彼欣然自幸耳然則散禁軍如散廂軍弓手之費稍輕土軍差小不急散也久將消盡要以必散而止夫廂禁土兵弓手皆散何以守其地自三等以上籍其家一人以爲兵蠲其稅役大州二千人而止下州八百人而止州縣各爲之所將校率用其人秋冬而教春夏則否有警呼召不用常法然其爲兵也必在州縣四方三十里之近家者此三四年之內所得爲而三四年之外收其效者也若是則州縣寬矣　朝廷寬則凡所以取州縣者皆不用而食租稅之正矣州縣寬則凡所以

取民者皆不用而歛租稅之正矣且又非特此也
朝廷寬則群臣有暇而人才多矣不若今之迮也州
縣寬則民有暇而善良多矣不若今之薄也上多人
才下多良民兵省而精費省而富三年之內二年之
外合其氣勢用其鋒銳義聲昭布奇策並出不用以
滅虜而何所用哉雖然爲此者無他也力行而已按
其歲月在乎二年之外五年之內今日行此事去此
弊甚日此弊去此效見不見則易其人加之意而行
之以日月計其實效致矣

終論三

臣前所謂者皆國門內事也夫門外事難論也自
陛下嗣位以來士大夫莫敢有言及門之外者陛
下嗣位以後始爭以門外事爲言幾成俗矣言門外
事既孟浪淺寡多虛寡要而門內事皆不及知故臣
欲先盡門之內而及門之外今其將帥不知主名控
禦不知地利則指事而言者安矣臣請先論女眞之
始所以得者蓋每恃士大夫過於警虜而甘爲伏弱
者何也其譽之也謂阿骨打粘罕尤木三人者夷狄
之雄傑皆古所無有故本朝之機械最深此大妄
也阿骨打豪其部中延禧煩擾既過不堪因執起而
自叛此亦常理也不幸延禧政亂未嘗交鋒輒以敗
北女眞者用其兵食其粮取其遺戈委甲而因收其
土地披靡逃遁而坐獲其國都而謂阿骨打之雄傑
如古勃蠻容儁之流以智力百戰屢僨屢起卒以得

之可乎阿骨打死吳乞買立不能主令而斡離不黏罕分之其後兀朮來江南三酋者之舊而我之所以布陣立敵而復不勝者何也自其始入而吾國已空千里無當之者矣彼蕩然而來也夫未嘗與之戰敗則黏罕兀朮何以能獨過於古之諸胡而遂取吾之中原如是其酷哉蓋吾上下之人莫有用命拱手譽虜甘爲伏弱而至此耳且彼之所欲必得者河北河東耳山東河北之地先以與邢昌後以與劉豫又復以歸我張邦昌不敢抗而吾不能守也退而割江北淮南耳彼真見吾之不能守也然後取而據之然至於耳劉豫見發以歸我而吾不能守也退而割江北淮今日猶有不自安之心焉夫過於譽虜而不能自守

當其始也不見駭聞倉皇擾攘容有此論矣今安定久矣然而譽之不已何也故譽彼之兵則精銳而吾則疲弱然則何不易吾之疲弱而譽彼之精銳何也譽彼之威令則明信而吾則玩侮然則何不易吾之玩侮而譽彼之威信何也譽彼之規畫則審當而吾則苟簡然則何不易吾之苟簡而譽彼之審當何也譽虜以脅國人而因爲偷安切祿之計此風俗不忠之人而無有知者方　靖康艱難時唯宗澤不平此論如澤未足以見古之立功立事者然使澤得用二聖終不北狩矣固可一戰而敗也蓋天下之禍有大可痛者不戰而敗不守而亡此則自古以來未見有靖康者矣不追北議而爲可戰之事反謂自古未有

如三酋之雄者巨謂此論亦自古所未有天地之理久之不伸必有待於　陛下也夫黏罕與斡離不同出而獨圍太原者一年既破部城盡取中國之輜重徐行而去兀朮生長極北夢寐不知江海舟楫為何物也空行問津至於四明而返使吾之兵法皆盡廢不可用則彼之雄傑誠可信矣使兵猶有法則彼之所為乃喪心失靈狂惑而求死者也何乃譽喪心失靈狂惑求死之人以為古之雄傑皆莫過也哉

終論四

請言女眞所以守之者夫阿骨打黏罕者生於東北窮遠之小夷非素有兼天下之志也契丹久安而政悖一朝起於不顧死命之中屢敗遼人楊朴者因教以稱帝改元至盡併契丹而燕人為之用及郭藥師導以犯闕其後遂破都城而據中原蓋晉之所謂劉石鮮卑氐羌皆嘗生長中國舊其雄心公起窺伺而黏罕兀朮本無其志也特以敢於決鬬而二國皆自莫敢較其故臣亡虜相與為之立其國家文法制度參以　本朝及遼之大略繫劇牽制若乃聚重兵憑堅城衣食者好極於精善非復戎虜之本質矣始者我以　二聖顯仁之故使命而請以講和好驕不見從鄜瓊之叛擁全衆以歸劉豫虜疑有間且合從困彼也遂急廢之以河南閔陝來而罷兵兀朮再出大敗於順昌柘皐始稍懼我而盟約遂定且以女眞種落而兼中原契丹為之主其勢不順其心不服而保

守至今六十餘年者以中原積怯懦不自振之氣且無有爲天下倡者雖或倡之而居文法牽制之地亦決不能堅壁而窮鬬故也自　紹興十一年之後不惟我之所欲者專在和好而女真之族類亦皆以和爲利亮氏弒君殺母志平區夏移都舊汴南渡江淮鼓聲所震水波騰湧然發足未幾而今酋自立於後矣方變昔日之君臣而爲敵國又嘗聲以還故疆爲言迨成大之使湯邦彥之使中間屢較禮文矣自其向者平視我師投袂賈勇及此開隙足以取怒而虜卒不動今歲遷入其穴傳聞多端難可信據然而上京蕭條從臣死喪思燕之樂既而復返此不可誣也然則女眞失其故部與契丹之地而以燕爲家其君臣上下文法制度所以守其國者皆以中國爲法而又願和不願戰喜靜而惡動是雖六十年積累之久而與此二國之人終非有手足肺腑之託也其與劉石鮮卑氏羌之勍對不併也明矣然則其事在一戰而勝之耳夫一戰而勝虜之心摇不復留中原當以燕爲固耳吾之始一大戰而勝其求中原也固易及其終於勝而不可禦使併燕得之此則難矣雖然事豈有不難而後成也哉今姑未言其終於勝而不可禦者姑求其一大戰而勝之之道焉勝之之道盡去吾之弊政用必死之師必死之將必死之士決壞二百年縻爛不可通之說眞以必死敵之則勝矣若今世之言兵出某策張某陣用某人以立奇功者豈可

頼邪在以實勝虛以志勝氣以力勝口而已矣

終論五

請言前日之所以謀爲恢復者趙鼎書生自附於問學收拾文義之遺說與其一時士大夫共爲貴中國賤夷狄之論此說春秋者所當講也不可以爲不美雖然中國之不可以徒貴夷狄之不可以徒賤也所謂女真者豈以其講論析理精微之所能致邪張浚之始用也以年年疎恩信未足以感士智力未足以服人蹙迫強項玩命之將一舉而失關陝蜀之全者幸耳鼎既泛然於事機之間不戰不守虜來則進而拒名曰親征虜去則退而安名曰駐蹕而浚尤爲無統　光堯　顧無所倚仗以言孝思之迫切則祐陵之梓宮未歸　顯仁之鑾輅未返以言圖功之牧寧則治兵講武不待而漢虜之分決迄無期度於是秦檜南自南北自北之論衡入其中堅不可破而鼎與浚均遂矣及乎　紹興之後檜死虜動而　隆興之初浚專以恢復之說自任號召天下名爲忠義自喜者利而從之其實無措手足之地聚兵淮上一則祖述范仲淹之舊說欲與虜帥往返以定和議爲兩國生靈請命一則欲結合北方大姓故家契丹遺種相率響應以謀大功至其一敗符離師徒潰散人情摧沮異論交興而湯思退王之[redacted]尹穡力主割地以盟而中原再失望矣浚不成而敗事及其招徠歸正歸明之人散滿內地窮困州縣冗雜銓部至今無粮

抵者上書論事自謂能知虜情畫策出奇以千差遣而度歲月皆浚所爲也蓋浚與鼎乃前日言恢復者之首而其方略可考矣昔者南北兩立南欲返城而歸北地欲奪地而來南無義之人志念不靖未始不如此爲將帥者咱致之■不敢絶豈眞以此爲立功實驗哉今南北雖復爲兩立之勢而北本吾故都故稱之思北也少而北之望南也多大姓舊家常思歸順其理必然無足怪者特惠吾威不立而戰不勝耳威立而戰勝可使中原之士奮挺逐虜而迎我然吾之眞能恢復者不專在此邪死於契丹遺種豈可誘致此與童貫用郭藥師伐燕拒女眞何異邪浚少年爲將相困躓白首忠義不衰而其所經畫者止於如此光堯聖訓謂浚不可用非知人之明哉今狗曲之拐士志在邀利取寵復取浚門下已陳之說更互潘餘以爲北方之奇策而國信小吏以土物相饋遺竊問斯養而謂得虜密事以相衒耀沿淮守臣思爲進用計布心腹於跳河之曹越淮未幾撰造虛事以爲聞探之明若此者紛然繼踵而恢復之說遂與舉于習程文以媒課試者無異而國事眞無所考據矣願陛下一切掃蓋勿留　聖思力行今日之實事以實勝虛以志勝氣以力勝口用必死之師必死之將必死之士以二年之外五年之內責其成功可也

終論六

請論今之所當分畫者虜必得中原爲守而未以備

我爲守其戰妄進而已其守嚴兵而已昔人南北對壘之形彼不知也我無對壘之勢故也然而吾以其無對壘之形而戰則欲效彼之妄進守亦效彼之嚴兵是所謂無對壘之勢者也守雖之戰是妄戰也雖使得宿得亳得徐遂至汴郊將何爲乎彼之所以由淮而妄進者明我之不敵耳而我亦效之何哉駐劄之兵是嚴兵也不度其必守而宿兵焉宿兵於無用之地將何爲乎故我之當進而置兵者四興元一也襄陽一也合淝一也沿海制置司一也我之當守而置兵者二建康一也鄂州一也當進而置兵其必進者二興元也襄陽也其不必進者則合淝也沿海制置司也何謂必進襄陽之出宛洛興元之出秦鳳二者我之所必當有事據中州按關隴形勢之最先古今之同論決不可易者也何謂不必進從淮以出亳宋大梁地散而難一且虜之所必爭也虜所必爭吾能拒之使不可進而安江南之心其功多而大矣海奇事也危道也其進所以取齊也使關洛事濟四方響荅朐山復來則可用矣不然則便而待之耳何謂當守夫建康鄂州非當守也然爲國必分內外其四外也其二內也內之不可不置兵皆所以守江南也雖然置兵無多必一人得一人之用則合淝最多也興元襄陽其次也建康鄂州又其次也制置司又其次也不盡二十萬足以蒲之矣夫謀天下之大事成天下之大功非可以攻人之無備出人之下意也必

有堂堂之陣正正之旗攻堅排深之力而後可我從進彼亦以此進昔者謂彼能而我不能也今無謂彼能而我不能故我能彼亦能盡我之所能以較彼之所能短長相形而勝負分矣一再勝則霸王之資也夫天下之功難成也天下之事難謀也晉宋之間耀威河南常事爾枋頭灞上滑臺虎牢洛陽皆得至焉獨其不合天下之勢所以南北分裂而南之土地日削既失蜀復失淮復失江北故隋并陳也　紹興十一年之前中原之號令猶或可接後始截然矣末年潰亂而諸將亦或有所至今也復不能望見襄廬以北論者方囂然以取中原爲希世之事不知中原雖可得而北方猶未可圖也況其不能望見襄廬之北而欲坐策中原者乎　陛下宜執分畫之要謹命帥臣立爲至難不可動之實以對堂堂之陣正正之旗生其人之氣勢而不務出於無備不意以爲立說之觀美而實不可用此則今世謀事立功之始也

終論七

蓋今之所謂分畫者以一當一而以一取其一適得平焉以蜀當秦亦以取秦以荆襄當韓魏亦以取韓魏以淮當梁汴而亦取梁汴也又以沿海制置司不當齊而志取齊焉如是而長江之內深入吳越旁極閩廣而我之所以爲國者又當在分畫之外其自守猶爲有餘至於人徒兵械財穀而我之所以爲是吾不待牧衆經營而可以自足則是非必奮於微弱立

於艱危以少取大以寡取衆若昔者越之於吳燕之於齊也又非若女貞之於遼與我也而又中原者我之地中華者我之名復離者我之義則自燕以南其勢易以傾動而從我若是則我於一當一一取一之外又有所謂易焉者雖然我之所有亦非彼之所無也我之所易亦非彼之所難也力均者必以力勝而我又有所謂難者自　宣和以後又非止弱而已我之人氣二十餘年矣　宣和以前以弱勢行弱政百奪心懾不能自主其命而今也抗首奮勢大正其紀綱欲必以一二年之外五年之內而有大功天下之人或以竊笑或以驚視或以疑之或以非之或以沮之異論四出解體不前且復人才未嘗素練識不足以信其志意不足以行其力則兵之欲少者未必不激其變財之欲少者未必不因其乏此必至之勢而君臣相與之間不能泰然自保以要其成者也雖然事決有不可不然者在　陛下深信力行而已蓋皆者其人所行之事與其人所立之論尚爲不遠論立於此若射之有的也或百步之外或五十步之外的必先立然後挾弓注矢以從之故弓矢從的而的非從弓矢也今日之論先揣其人之不能行與其勢之不可行而論因以立是引的自近以成射者之無能而已自東晉王述蔡謨始有量力度時之論而商浩諸葛屢謀北方元温事力尤盛謝安時會最捷然皆勞民動衆無所成立而敗喪隨之故王述蔡謨之

論勝而今世偷墮無能之人竊取其說以疑亂當世所以國威久不振而　陛下欲爲之志久而無所爲也故臣願　陛下究觀古今之變盡其利害之情而得其難易之實解膠固伸鑾縮先有以大慰天下之心天下之人方傾耳張目聳動四顧而莫知　陛下之說安從出也然後立堅定之論而講分畫之規警策群臣生其志力以終從　陛下之論如射之立的而不使群臣一前一卻懷詐飾非以疑沮　陛下之所立譬如引的自近以成射者之無能也此天下之大決安危興壞之大端　陛下之所先知也如此者定則臣雖微且陋得以其說爲群臣之倡承望聖意而敷暢於下誅賞可用功罪可分而人才出矣

兵總論一

今事之最大而當極論之論之得其要而當先施行者一財也二兵也雖然財之所以爲大事者由兵之爲大事而已其舉皆爲廢興之決無先於此世之言兵者充塞爛熳可聞而不可聽可聽而不可行者無他焉言古者簡易徑省無兵之患而有兵之利然而接乎今之異勢異宜而不可用也則古雖善而何益言今者繁密重滯有兵之患而無兵之利然而習乎今之既安既成而不可改也則今雖不善而何損雖然此非直擇利害以定取捨則雖不必簡易徑省以慕古人之名而今日之兵其有患而無利曉然庸人皆能言之豈可不亟

圖而亟變乎蓋嘗慮之三代之兵秉兩漢之郡國管
仲之內政隋唐之府衛此古人之美名也自府衛變
爲召募召募之法壞而邊兵始重於是藩鎮之亂起
收藩鎮之重勢而人主聚兵以自將爲名竭天下之
力以養之及人主不能自用而柄任已不專於諸將
矣則四顧茫然無所統一於是內則常憂其自爲變
而外不足以制患至於有莫大之兵而受夷狄無窮
之侮此非今世之所謂實患者乎美名不必慕是各
度其時之所能行者可以言智矣實患不能制是又
不知其時之所當變此不可以言智也姑試言兵之
常制以合今日之事有四有邊兵有宿衛兵有大將
屯兵有州郡守兵邊兵者因其地練其兵不待內地
之兵食而固徼塞也宿衛兵者因都邑所近之民教
成而番上與募士雜國廩其半而不全其養也大將
屯兵者悉用募士而教其精銳全養之而已州郡守
兵者以州郡之人守之而不以州郡之力養之也故
兵制各行而兵力不聚然後有百萬之兵而不困於
財矣故進則能戰退則能守而不受侮於夷狄今也
一之邊兵募也宿衛募也大將屯兵昔有舊人而今
募以補之使成軍也州郡守兵昔之禁兵消盡而今
募其人名之曰禁兵也四者皆募而竭國力以養之
是徒知募而供其衣食耳此所以竭國力而不足以
養百萬之兵也力則已困用則不可故進不可戰退
不可守百人跳梁而一方震動而夷狄之侵海無時

而可禁也臣願　陛下審慮定計以分四者之兵而變今之法不過二年法行制定財不足爲大憂而兵可用矣

兵論二

自唐至德以後節度專地以抗上令喜怒叛服在於晷刻而藩鎮之禍當時以爲大論矣然國擅於將猶可言也末大而將擅於兵將之所爲性兵之聽遂以刼脅　朝廷故國擅於將人皆知之將擅於兵則不知也大歷正元之間節度固已爲士卒所立唐末尤甚而五代接於　本朝之初人主之興廢皆群卒爲之推戴一出天下俯首聽命而不敢較而論者特以爲其憂在於藩鎮豈不疎哉　太祖既稍收節度兵柄故汰兵使極少治兵使極嚴所以平一僭亂威服海內者　太祖統紀綱御之力非恃兵以爲固者也群臣不考本末不察事勢忘昔日士卒舊呼專上無禮之患而反以爲　太祖之所以立國者其要在兵都於大梁無形勢之險其險以兵夫都於大梁因周漢之舊而非　太祖擇而都之也使果恃兵以爲固則連營百萬身自增之不待後世也其數乃不滿二十萬何哉不以兵強前世帝王之常道也況　大祖之兵不滿二十萬其非恃兵以爲固也決矣召募之日廣供餽之日增蓋　端拱　淳熙以後契丹橫不可制而然耳　康定　慶曆謀國日誤恃兵爲國之說大熾不禁而後天下始有百萬之兵弱天下以奉

兵而其治無可爲者矣而上下方楊楊然以爲得計爲之治文書治財賦盡用衰世衰刻之術取於民以啗之而猶不足及其不可用也則又說之俛首以事驕虜而使之自安於營伍之中也故王安石欲爲神宗講所以銷兵之術知兵之不勝養而猶不悟藉兵之不必多教諸路保甲至四五十萬陰欲以代正兵正兵不可代而保甲化天下之民皆爲兵於是虛耗之形見而天下之勢愈弱矣　元祐廢罷保甲史臣以爲　太祖設階級之法什伍壯士以銷姦雄之心兵制最多而百餘年無禍亂王安石不足以知此者實録所載蓋當時議論之本原也雖然王安石則信不足以知此而不爲王安石者豈能知之哉至於紹聖以後則又甚矣保甲復治正兵自若內外俱疲本末並弱　大觀　政和中保甲之數至六十七萬二法皆弊名具實亡故事制大壞而士卒不能被甲荷戈平民相挺化爲盜賊幹離不始挾兵纔萬餘長驅而至莫有敵者倉卒遣人召曰徒以勤王京師失守則勤王之人寇掠遍天下矣嗚呼痛哉養兵以自困多兵以自禍不用兵以自敗未有甚於本朝者也而議者猶曰恃兵之固制兵之善可困而不可改可增而不可損是孚誣　太祖而重誤國家也加以四出駐之兵又昔所未有以數倍　祖　宗之財用投於四總領之巨壑而州郡又各以兩禁兵自困侵民力至於空盡則其外衛則曰請和不暇問其內備

則曰倉卒可慮統制統領總轄路鈐將兵之官充滿天下坐糜厚祿而兵未嘗有一日之用方今國未見有難治之弊敵未見有難破之驗徒以自困於兵浸淫重滯不能輕利其一曰四屯駐大兵之患其二曰州郡兩禁土兵弓手之患去一患而得一利一州之兵患去則一州利一方之兵患去則一方利兵患去則兵強惟所用之無不可者　陛下果決於此豈有久而不革者哉

四屯駐兵

敢問四大兵者知其爲今日之患乎使知其爲深患豈有積五十年之久而不求所以處此者然則亦有不知而已矣自　靖康破壞維揚倉卒海道艱難杭越草創天下遠者命令不通邇者橫潰莫制國家無明具之威以驅使強悍而諸將自誇豪雄劉光世張俊吳玠兄弟韓世忠岳飛各以成軍雄視海內其玩寇養尊無若劉光世其任數避事無若張俊當是時廩稍惟其所賦功勳惟其所奏將校之祿多於兵卒之數　朝廷以轉運使主餽餉隨意誅剥無復顧惜志意盛滿忮疾互生而上下同以爲患矣及張俊收光世兵柄制馭無兼呂祉以疎俊趣之一旦殺師卷甲而遁其後秦檜慮不及遠急於求和以屈辱爲安者蓋憂諸將之兵未易收浸成疽贅則非特北方不可取而南方亦未易定也故約諸軍支遣之數分天下之財特命朝臣以總領之以爲喉舌出納之要

諸將之兵盡隸御前將帥雖出於軍中而易置皆由於人主以示臂指相使之勢向之大將或殺或廢楊息俟命而後江左得以少安故其爲深患者若此而已雖然以秦檜之慝不及遠也不止以屈辱爲安而直以今之所措者爲大功疲盡南方之財力以養此四大兵惴惴然常有不足之患檜徒坐視而不恤也檜父於其位老疾而死後來者習見而不復知但以爲當然故　朝廷以四大兵爲命而困民財四都副統制因之而侵削兵食內臣貴倖因之而操制將權蠹弊相承無甚於此而況不戰既久老成漸耗新補惰偷堪戰之兵十無四五氣勢愞弱加以役使回易交跋債負家小日增生養不足怨嗟嗷聞於中外

昔　祖宗竭天下之財以養天下之兵前世之所無有而　今日竭南方之財以養四屯駐之兵又　祖宗之所無有也夫以地言之則北爲重以財言之則南爲多運吾之多財兵強士飽事力雄富以此取地於北不必智者而後知其可爲也今柰何盡耗於三十萬之疲卒襲五六十年之積弊以爲庸將腐閹賣鬻富貴之地則　陛下之遠業將安所託乎　陛下誠奮然欲大有爲於天下攄不可掩抑之素志以謀夫不同覆載者之深讎必自是始使兵制定而減州縣之供餽以蘇息窮民種植根本於是竭其民使必鬬厲其將使不懼一再當虜而勝負決矣兵以少而後強財以少而後富其說甚簡其策甚要其行之甚

易也

廂禁軍弓手土兵

廂軍供雜役禁軍教戰守弓手爲縣之巡徼土兵則爲鄉之控扼夫供後有兵巡徼有兵控扼有兵大州四五千人小州猶二千人計一兵之費其正廩給之者居其一焉困兵而置營伍將校其上路分鈐轄總營者居其一焉恩賜閱視借請券食者居其一焉緣兵之蠹弊虧公病私者又居其一焉民之所謂第一等户盡其賦入不足以衣食一兵今州郡二稅之正籍盡以上供者及其所趂辦酒稅窠名盡以上供者朝廷既自以養大兵矣而州郡以其自當用度者又盡以養廂禁土兵又有配隸罪人牢犴充塞亦州郡所養然則財安得不匱而民安得不困乎夫所以養兵者爲其有事而戰不爲其無事而備也無事而備則必有不養之兵而後可令養之於無事竭州縣之力以衣食之固非所以戰也則雖有百萬之兵而不免自貶爲至弱之國乃其勢之宜然耳世之論曰養兵之患無智愚所同知然而不能去者不可去也不可去者動衆害事弊未除而亂先作也夫畏其動衆害事以爲弊未除而亂先作此固庸人之常情耳而以爲養兵之患無智愚所同知則非也何者誠不知而已知其爲患則早夜之所思命令之所出必使之至於無動衆害事可以除弊而不作亂以幸天下國家也豈恣其如此而徒曰必動衆害事哉故不減宿

衛屯駐之大兵則國力不寛不減廂禁弓手上兵則州郡之力不寛夫亡法定制於重滯繁擾之中以困民爲安強以耗國爲實惠以疲士大夫之精力爲用材以人心益陋所守益卑者爲遠識以不可舉動爲体國以養兵不戰爲銷姦雄之心遂至於忘讎恥弃諸華廢天命禮壞樂失積衆弊而莫能革者宿衛屯駐之兵困之於上廂禁弓手上兵困之於下而已陛下思之於外而不圖其内意行其所難而不實爲其所易者何哉

水心先生文集卷之五

水心先生文集卷之六

古詩

馮公嶺

馮公此山民昔開此山屈盤五十里陟降皆林廬公今去不存耕鑿自有餘風篁生谷隧雨旆來岩虛人隨亂雲入咫尺聲相呼四時草木香異類菓蔌腴採薪得崖花結綴成襟裾此亦佳窟宅可對幽人娛何必種桃源始入仙者圖甌閩兩邦士洶洶日夜趨辛勤起芒屩邂逅乘輪車山人老白首名氏不見書我獨何爲者拊身念居諸

吳江華嚴塔院贈了洪講師

具區以爲豬吳江以爲裨自專一方浸盡納海所遺

逝川無發歎麗澤可求師昔人會心地今爲魚鳥資
飛者自無極遊者自無涯造物不諄諄亦莫分何誰
此時余與子相遇相諧嬉曾觀烟雨外未滿蒼茫思
復來秋風後重有騷屑悲不及日月入爛焉墮輪規
尚見波濤驚纍然摧丘坻況彼瑣細者蒲葵爭紛披
當年吳季子德合無醇疵范蠡之所矜視之眇毫厘
末路張季鷹適意亦見推人才非一端事近苦易移
常恐後生輩風流日凌遲縣憂公家迫俗陋棟宇卑
子將跨大閣對此連天瀰英雄久銷歇枯槁乃光輝
寘余一榻處析理定興衰

送趙景明知江陵縣

吾友趙景明材絕世不近疏通無流連豪俊有細謹
尤精人間事照見肝膈隱忽然奮髮鬚排萬事供指揮
漢士興伐胡唐軍業誅鎮久已受褒封誰能困嘲櫝
四十七年前時節憂患盡去作江陵公風雨結愁慍
昔稱長官貴今歎服勞窘夜光儻無因早晦行自引
田園多遯夫未必抱奇蘊勉發千鈞機一射強虜殞

送鄭景元

兄弟同升難高材自摧角官多復不記四載禮南嶽
一朝盡室去菲食遭歲惡丈夫軒豁意快緊出鷹鸇
忍事得無慚信有古人學建安雖閩壤桂樹美可樂
合抱更連理叢生蔭州郭歲月歷悠長根株見齦齶
終當作大厦積功在雲壑尚友如此君蒼天未爲薄

題賈儼不忘室

賈子好脩士躬耕鹿岩阿茂木俯青泉幽處堪委迤
有室凈棐几圖史參前羅獨能取我語標榜相巍峩
我語不必記子意故足多物之狗外者迅若橫流波
當其一念覺胼胝駐崩渦神丸起痿瘵寧纊還暄和
倫類苟通明軌轍寧舛訛但憂所見弱繚如附松蘿
輿薪豈不睹柰此斤斧何勿令學高山所至纔獻坡
如於衆稊稗收拾同頴禾雖云善端在坐悼良時過
子先發曹掾仁義躬推磨活人不知數一善襄衆瘥
每識飯牛下有作甯戚歌至今鄉里敬墓栢垂霜柯
子質復粹美藻火兼佩珂中夜再三歎警策自詆訶
未合者參辰已逝者江河所願天爵尊非必貴決科

陳同甫抱膝齋二首

昔人但抱膝將軍擁和鑾徒知許國易未信藏身難
功雖愆歲晚譽已塞世間今人但抱膝流俗忌長歎
儒書所不傳群士欲焚刪譏訶致囚籍一飯不得安
珠玉無先容松栢有後艱内窺深深息仰視冥冥翰
勿要兩脾消且令四体胖徘徊重徘徊夜雪埋前山
音駭則難聽問駭則難荅我欲終言之復恐來尊沓
培風鵬未高弱水海不納匹夫負獨志經史考離合
手挾二千年柔條起衰颯念烈黨天回意大須事匝
偶然不施用甘盡齋中榻寧爲楚人弓亡矢任挽踏
莫作隋侯珠彈射墜埃壒

趙然堂

晨興詣曹參使駙傳呼趍庭頭頸屈退歸闔户胥吏

玩過門捭臂不入室宅舍空荒轉頹漏騶僕藍縷常
寒乞此堂豈可更超然乍可鞅掌中怫鬱每憐莊周
齊物論遣詞曠蕩遠經律獨抑松栢受正命舜何人
哉盡倫匹萍實浮沉江漢遠劒氣騰鄭牛斗出招徠
鳳麟已悠緩琢磨圭璧強堅密檐擎自貴竭人力起
倒相因廢天質古今問學滿天下分寸毫厘難細詰
以茲凜凜觀萬事口不敢言心自失今朝幸續省倉
米且以糜煎飽時日

再過吳江贈僧了洪

回飈掩夾浦勢與黑樓頑連袂上長橋身弱憂見扛
尚無傾覆憂悠橫未易當坐定互驚愕師云乃其常
有時氣力雄駕浪拍此邦熟風無失舟小艇來茫茫
治吾寡所請論改色據張衡小以爲大空令事難[illegible]
玩變不覩微亦乖智之方已矣勿復云聞鍾過石[illegible]

靈巖

穹窿右俛眉天平左垂鬢吳人宅沮洳茲山抑其鎮
陡起爲表著突兀數尋仞樛松頗堅瘦立石乃榮潤
兼有千里陂杳靄來遠韻宜乎登椒丘攏落思舊迅
亡王未亡時絕色館孤峻歌聲妙欵乃俎品窮蛤蜃
援琴固停咎解甲仍轉瞬終歸寂寞人破釜煑枯菫
陳迹不足吊新締何勞問三年姑蘇驛空望此塔近
適當熟食節煖氣無已吝豪風增春愁異雲損花信
聊以壯遊衍歸受兒女鞭

葑門

遺墨固藏神希聖非立我斷後輒無前實右即盧左
品定賦纖洪義明分勇懦端木語衛文洙泗皆卿左
孔子叙夷齊後進尚嵬瑣從來一大事幾作鴻毛荷
知非言所及結網魚受課誰持空空質放縱無不可
茲門小精廬荒寂衆萬過次余二三子拙力守饑卧
楊花安得攬飛去天隅垂唯有露垂垂滿畦紅藥墮

還華賢良九經說賢良進卷語林等

華君官五世人物樸而重窮經不辭難著論何其勇
編排過百帙裝度高一冢見聞頗驚訕吟玩自欣悚
余本空疎人盛刺勤遠捧津般俾之讀涉岸滄溟洶
誰知畏浩博敢復議煩冗苑蘭恨柔蔓櫟社爝擁腫
誰令獨管吹而爲衆竽恐楊墨岐路迷服鄭丘林拱
西鄰黄策子簡要獲天寵君兮幸持歸卧看雲生壠

齊雲樓

天下雄諸侯蘇州數一二都會自昔称陪京今也貴
奕奕襍重樓岧岧立平地虛景混空蒼囂聲收遠肆
闉闇雖散闊欄檻皆堪記向非土木力焉能快高視
湖山西南維江海東北墜舒緩未爲愚疏達終多智
窮民一宵燈細巧雜紋織豪士三春卉妖麗亂名字
侈甚見精誠富餘輕講肄先朝豐豫日應奉稽古義
花綱飛入汴石林鬼浮泗天然造生活始者行賑施
王公占上腴邸觀角奇致是邦聚璀璨四顧盡憔悴
狂胡誤濡足遺孽等交臂艱難娶省方薄遽鬱頓置
因循墮和好俛仰鎖年歲翻憐井邑盛又使編氓匱

頗云魚蝦微亦已困征稅人生賤苟免所尚剛強氣
呼鷹飽何待暴虎怒斯易吁嗟久悒悒胡爲長惴惴
夜聞踏歌喧激烈動哀思吳俗固捷疾吳兵信蟻利
頃梁起雠秦子弟奮投袂功成須力到豈必資黠慧
寧羨鵲居巢盍如蚓有類未發忌先聞因詩良自喟

虎丘

虎丘之名歲二千虎丘之丘何眇然衆山爭高隱日
月笑此拳石埋平田雖然培塿疑異物劃開陰崖十
丈懸冢中有恨索遺指亭上無語傳枯禪偏是吳人
愛山急逐面分方誇侁立屋承昨唐良穩稱墨題熙
豐尚新濕松梢莫遣風雨橫石盤自添苔蘚澁春來春去吳人游足重曾賞賞踏應泣

北齋

頻年寄全吳觧宇雜營保前廳久傾壓後舍岌欹倒
常因霖雨後壁壞不容掃跳蛙浴漏豬野穀媚穿杲
以茲違色養先還覘親老低頭謾商歌瞪視豁愁抱
當身良易足遺後非長道幸今脩整畢楹桷正完好
晴窓閑晝永夜榻初良早友朋坐雍雍燕雀鳴草草
居室君子後尊門固爲寶矧伊澤國士敗棟滅塗潦
繆充使者屬職思振枯槁人之所歆羨未必天能造
卷藏姑罷歸蠹簡說剛浩
人情無終極匪陋則求佳寢處既少安游燕豈不懷
惟思舊酒務糟醅荒榛埋破瓶聚落垤新甃連長堦
種竹夾超然移花遶北齋及爾風露清忽感意象諧
幽深容浪蘂潤澤長芳荄亭亭兩高梧買自婁門街

俟以歲屢寒宵若萬仞崖吾留能幾日齗齗強安排
方嫌樹影瘦復慮地勢低世間香味悅每與腥羶偕
雅故使鄭淆法語仍進俳俯同侏儒笑但恐好惡乖
莫窮有限物徇此未腐骸

題椿桂堂

九官八士古之良靈椿丹桂後騰芳馮公詩意雖短
陋閭里傳誦終難忘君家同生五兄弟短檠伴夜東
方啓黃旗兩記張慶闌紵袍三號趨文陛辭華標角
人力能科名均齊天所與作堂不須棟梁好但種此
木高千層透日垂陰香未歇滿庭車騎同時列更將
磊砢替團團留與北風觀壯節
嘉禾莫氏兄弟五人元忠若晦以之若拙若冲自
紹興庚辰以來相先後登進士第縣以五桂名其
坊又自揭所居堂曰椿桂姑蘇通守與余同僚屬
賦此詩

贈訥相

柯山訥相醜形模以相獲妍如子都每將氣色較官簿
初若摶影終探符劉公貫陞提刑丘宗卿加龍圖就
中兩說最稱驗余耳所遭非人誣汎言心事依勸戒
多假名器煩邀呼君門九重遠萬里求者爭道分榮
枯一身暫寄百骸聚檀欒朱紫誰頭顱予其惜術無
浪許恐負西山之餓夫

送鄭虞任赴京西檄法官

春風逝無涯夏潦生未已思君遡江漢行銳業難止

事繁絲嚙亂神靜魚鱗理翦年新東幕借助獲專美
邉頭值閑假人物盛儲時荒村魚米塲孤戍花藥市
雅知足禪味翫世失憂喜但疑柳上白時雜髯間紫
豈非久不遇感歎妨隱几回首舊隆中畦壠長疑疑

張氏東園送王恭父得殿字

燕鴻不相須進趣自求便余來君其館乃復當我餞
一春三月兩亭樹鬱鬱霧縠絮重尼飛楊花蔫堆紫茜
縱有百壺清何能一笑遣爲郎昔同甲四海初會面
凛然抱英特霜宇摶温霰雄辭推落筆一語不可選
重來更純粹玉琢金就鍊漢家闡道術四達詔群彥
談經石渠觀會議白虎殿過方要歸宿立異豈夸衒
子行若微罪天意委深眷以其今固辭可信非始戀
楚熱宜綈絺峽漲難短牽回舟泊書林及此未掩卷

奉賦德修西充大夫成都新園詠歸堂二首

浣花炫春澨濯錦絢晴浦成都信繁會此水工媚嫵
豈無濠上亭蹙步難仰俯誓言遠市朝卜宅近幽阻
沃沃葵莧畦熠熠棠杏塢朝曦濕淺瀨暮色生遠渚
循涯詠未厭引流絡其圃蘋荇依籬樊鳧鴈宿庭戶
長松百里外物象爭渺莽時平乏隱淪簑笠自歌舞
岷江志東向激射走吳楚胡爲滯淫之習坎壈所許
我生海旁州古言江來鋪力浮萬頃盡坐識一溜初
之子酌彼源紺縈玉斗鄭雅韻舒煩憂逸駕陵趦趄
詠歸有何意豈亦歌風乎湛湛遊無梁滔滔濟無桴
縱橫洄伏中暮齒將焉需三間始開闢十畝終耘鋤

東西兩莊舍兄弟相讐呼緬哉趨前規更作卻後圖
顧思曲肱樂一身匪求餘我獨無家歸羨子鐫自迂

送馮傳之

我乞來荆州足未曾出門明明楚漢迹莽莽風塵昏
兹復罷著書梵譯專討論頹然對白法諸有不得存
傳之京口別歲暮始窮源帆張飛動勢纜繫棲泊滾
相固舉杯酒醉極沮漳翻儒生慕傑氣赤手誅鯨鯢
將軍建實壘寸麾宜自攢于時雪五尺遣卒問江干
荅言屈大夫橫肆羣魚吞豈如衛甯蘧舒卷常溫溫
聞此重嗟嘆恐墮禍福觀榮讓用國寶誰能免沉湎
要令德性脩乃挽江海渾我今材力盡拙計東南坤
尚餘春秋志欲執左袵奔念子獨柰何葺屋補墻藩

梅花一兩折春意到草根偶見南枝榮折寄隋驚滯

送李郎

蓋代寸難看獨手衆參聞見其來久流風莫盛元祐
時崛起誰當紹興後嗟君探討窮一生心通文字難
力爭崔豫雪籬閣筆坐蟲吟露章繙書行已輕富貴
須臾尔萬一姓名傳野史只愁垂老絶知音自送青
編滿朝市余之視君尚少年題王爲誰何所賢期君
更畫未死日舉世不信方知天

送喻太丞知處州

喻公策名自先朝奉常冬官始見招何因歛退爲泉
石可惜垂欲排雲宵處州不城山作堵百嶂千峯自
翔舞孤高上頭天一柱中有秀句須公取

送劉德修

羣航弭安流未脫孤帆危獨板亂橫潰始負衆舟責
蟄雷正須時春雨宜滿澤勇夫攻堅退智士倒戈獲
去年北關路求歎出處隔俄欣鳳儀雅緩彼梟博磔
發覆洗塗糊召和開褊迫一日期萬年倏申展長策
居然西州道千仞斂歸馹鬢髮何用青肝膽元自白
古聖豈不勞築此美俊宅誰令閉榛莽回曲用蛮貊
天門映蕩蕩瑤實連蔓摘種玉如有方從今空櫝索

題李君亮義槩堂

分飧人所能多至踰萬億一朝可趣具寒暑三十易
古之轑釜者其始蓋未惜懷哉西方士義重見寡特
招呼幾州泯歲歲青黃食雷聲匕筯動雲湧床座宸
昔我手行粥今也愆膏力憶汝身自孩又抱兒子喫
豈有不足歎幸無差菜色天爲產厥孫文射最高策
勞君太史令乞彼峨眉伯出處善知時教訓陶美澤
宗堂事遺像雅頌鐫衆墨我歌則後矣倚歟綴周什

醫工歎重贈柳山人

柳生洲居濠北邊繇辭質野誰所傳不曾入城行賣
卜有問災福須呼船歎我奇疾何頻年其初過清肌
凜然已忽腹拒遣拘攣一身盡異形質變恍若土木
徒人言蚤知定性不生滅今安得尔庸非天醫工刃
人死無律妄談標本從何出補勞護弱轉凝聚排寒
盪濕加溫爵挾風上行關膈失迸肉蘖皮併爲一猶
云無傷乎餘矣生雖憐我謬時命豈悟顛倒緣此物

彼蒼應有司殺者授柄於工無乃悖我勞萬事明當休自古零落歸山丘但疑未死復不活熟視重爲諸醫羞餘聰殘明不可留治命已乖妻子謀執訊空貽友朋憂柳生聽罷掉頸笑既有主對非吾尤山歌靜夜聲宛轉更着此曲歌中流

宿石門

好溪瀉百壑南北傾萬峯山九堆阜俗映岸差爲容石門忽秀出老幹蔭渟洪捨舟從口入便已離塵中衆芳拱窟宅環峭獻奇穠穠蘿異態度尺寸疑施功錦茵翠織成照耀無春冬水行千丈高歇薄不可窮更有洗頭盆雲深霧常封昔年謝康樂築居待其終繼作者丘裴語言亦稱雄依然百世後未忝騷人風

栖栖三羽衣日晏齋厨空云子歇過漿轆洗氛埃胷自歎苦濱留寂寞不易供嗟我老無用俟山久成翁結廬會昌側勢落魚鰕叢種竹以束葬栽松如斷蓬小兒餖盆盂何時至周公會當同此住代輸助之舂

月谷

昔從東萊呂太史秋夜共住明招山正見谷中孤月出倒影投奇長林間憑師記此無盡意淋漓一方相並閑

禱雨題張王廟

夏至老秧含寸莢平田回圃不敢黎羣農無計相聚泣欲將淚點和乾泥祠山今古同一敬籤卦分明指休證傳言杯珓三日期注綆翻車連曉暝龍神波后

何條惜昔嚥今醒喜蕭爽人云天上行水曹取此化
權如反掌淅河以東盡淮壖哀哉震澤幾爲原頻王
頻首王帝前請賜此雨周無偏
開禧三年春不雨江河淺狹田野皆枯裂夏至秧
老憂不得入土禱於祠山廟期以三日逾夕而雨
大降稍種畢猶有餘澤乃作此詩刻於廟無建鄴
守龍泉葉適

寄黃文叔謝送真日鑄

建溪疑雪白日鑄勝蘭芳誰知真苦澁黯淡發幽光
騎省可正論農卿今則亡懷人坐太息泉竭鼎無湯
往歲詹元善爰以建溪真茶寄余所謂常品甘白
者云此侯辣蜂蜜爾日鑄世以香爲貴亦尚白而
文叔餉真芽色不白且無香然則物之不爲者豈將
悅人於聲色臭味之外耶抑且姑全其本質而已耶

送黃竑

有客家住寶劒窟將身自比夜明簾見我立談盡肝
鬲駭視世浴徒沾沾千年豪傑供指使笑捷胡虜如
奴鉗嗟予病衰絕少韻只欲炙背依茅簷勸子持難
復居易呂梁之舟先歷試焦桐邂逅爨下薪良玉磋
磨面中器誰言怒海鯤鯨惡別有晴川鷗鳥戲心亨
習坎行自亨安流儻寄相思字

淨光松風閣

城中雲日如火催淨光行食聲轉雷不知何處白頻
超便有滿坐清風來莫言作樓非急務翁當運斤兒

執鋸待得三間着此風病叟扶携上樓去

送蔡夢得

寸步旱黏楫千里脂染輪四國嚴諸侯江沙渺無津
翁今去何之緣樹羞鬢銀惟應苦吟徹龍室報以頷
珠光比日

和答錢廣文蘭松有剛折之歎

蘭居地之陰藹藹含華滋此本不以剛而爲剛者師
松無棟梁具何用稼氷雪終風撓長林常恐浪摧折
顧子比令德一薰容衆蒿笑我非實材千載空獨高

趙振文傳借琉璃燈鋪寫山水人物一燭發
明百巧呈露畫師精妙者不能過也

古稱淨琉璃物現我常寂胡爲自爭妍照耀出痕迹
坐有求心客駭目不忍看願息終歲勞留作袖手安

和答徐斯遠魚簡趙昌甫韓仲正

江東文士稱數人寶冠霞佩朝靈君廬敖善游指天
去呂望應招離海濱有書不止問無恙平生懷抱陳
案上會看作意鳴朝陽陰狐夜短空惆悵

徐仁父先大夫詩卷指其改補鍋八句曰願
有請因疏下方

江南隱君子琢語氷叚清彼美補鍋篇義遠有勸懲
烹飪一餉出操持千載成未須誇染指歲晏期曲肱

題孫季蕃詩

子美太白常住世佳人相夢魂通瀉落天河澆汝
書後來木周盡炎胷千家錦機一手織萬古戰場兩

峯且孰南孰雅喚莫前虛簫浪管吹寒烟
石經春秋一代奇寶王氏爲熙豐學廢不用
瑞安沈彬老蠹而有之後世孫体仁閣以皮
爲余爲名曰深明
喟昔洛門初上石未久翻遭禁書厄沈公祕藏百載
餘高閣突兀共堆積萬物散聚常橫陳汀花岸草從
紛紜海雲化雨龍正起想象向來悲獲麟

贈二葛友

飛飛下荒村渺渺集蕪城振衣出虹蜺覆簣超丘陵
魯衛百世腴夷齊萬年清翻然捨我去東風初渙氷

呂子陽辭蘭谷家園却就石泉精舍

子陽意高希古人文如行空無定雲清明未容詩酒
汚放曠自許漁樵親故園好本日夜長友逝兄淪不
同賞改綠移紅自若何躡屐捫蘿心獨往我昔迷津
經上呂闢出飛亭壓行路石影參差研匣寒花陰回
薄書昼莫離家十里山轉深琅玕淌地芝成林竹鷄
嗟去月當午閑聽孫登長嘯音

永嘉端午行

行橋東峙巖北大舫移家住無隙立瓶匣羅銀價
踴氷衫雪袴胭脂勤使君勸客親付標兩朋予奪懸
分毫起身齊看船勢側橈安不動濤頭高古來崢水
鬬勝負湖邊常羸豈其數岸騰波沸相隨流回廟長
歌謝神助只令索莫何能爲敗鼓攪壕觀者稀千年
風土去不返醉裏冤雖空展轉

題掃心圖

大心覺也無翳成小心漚也隨滅生道人常與箒柄行遇其欻起須掃清世間亦有無根樹又言朗月當空住劫塵顛倒不自由只笑本來無掃處

後端午行

一村一舡遍一邦處處旗脚爭飛揚祈年賽願從其俗禁斷無益反爲酷喜公與民還舊觀樓前一笑滄波遠日昏停棹各自歸黃瓜苦菜誇甘肥

贈朱承務

顛倒八八卦流轉三百六前民此何神占險空嬰瀆以病既當止以年自當休春泥不補裂莫謾任虛舟尼童何了詵從道一長老六年一忽捨去不知所之或云在天目山也詵甚喜將薙落從之可少助乎

一師今何去天目萬丈雲着我麤架裝對住大茅君

著存亭

馴烏得食常好鳴靈茅無種還自生魂浮魄散奔何極耿若有見悲難平山脉迢迢繡峯住墓氣騰騰樓雲去蛟人抱贇衣出游指點今來著亭處

寄題運使方公祠堂

投村宿店破鞍驚乞鹽放酒心拳拳南荒走遍得消渴玉井無藕何由產令子名高壓蘇武暫是來重覩經行處追思往事空泫然榜墨尚新墻壁護佛幢五丈留衣冠大書刻記詞辛酸神來正值荔枝熟神去還

愁桂子寒吁嗟嶺民未知禮因君始拜令頒泚從今
簫鼓祭春秋福我如生首長稽

鄱陽董季興往時懷玉山捐田入寺爲民禱
雨君既道其本末又示山中五章請余賦之
然比來霖潦淹月糧爛乃未秋也方幸數日
晴霽爾

懷玉湫龍懶心性六月困眠祈未醒廣文偶來亦同
病買田施食慤懃請誰知領縣春風邉嗔蛟怒鰐腥
稟天須君一念晴雨若遽莫雇僧輸俸錢

改東門出二首

百步鑿新征千年開舊池值此盈月雨川流莽溟濔
蕪深草色碧雜卉華衆枝觔潛敬言夜躍鷖起衝晨飛
我老皮骨銷扶行歎逶迤安得有遠志畢願藏刻斧
左方擁崇岡昔也重嶙峋自我護樵牧林光稍歛紛
與菊明疎秋墮挑照穠春本求平野立八荒辨煞素
終限分寸珠僧磬通比隣回墻雖養蒙意生豈名身

中塘梅　天下之盛也

幽花表窮臘病叟行村墟所欣一蕋吐安得百萬株
上下三塘間縈帶十里餘荒茨各尊貴野徑爭扶疎
愁雲忽返旆急霰仍回車蒼然歲將晚陡覺大象舒
羣帝胥命游衆仙儼相趨龍鳳變化異笙笛音製殊
物有據其會感召驚堪輿妙香徹真境態色疑虛無
問誰始種此豈自開闢初至今闕勝賞浩劫隨榮枯
兒童候黃墮捧拾紛筐盂稟蒸雜煙煤縛賣傾江湖

臙脂蘸羅縠絳艷生裙襦和羹事則已甘老山中臞
以茲媚婦女又可爲嗟吁夜闌燭燼短月淡意躊躇
林逋與何遜賦詠徒區區

王氏讀書堂

誰能採桑談誰能帶經鋤古人讀書地妙理出窮閭
矧今治華室山翠湧前除風烟聚景趣花竹成畫圖
主人烏紗帽子弟繡羅襦新裝蠒紙印上記開闢初
展卷忽有得欣如奏齊芋勉哉造其微勿逐皮毛麤

王簡卿侍郎以詩贈王孟同王成叟之姪也

輒亦繼作

季父皆從我寒燈聽微更强扶瘖聾和誤策蹇跋行
坐令兩銷落無復一崢嶸宜汝逝不留出門訪咸英
大溪逢侍郎折洗心胷清新詩發妙意說蓋文字情
侍郎蓋代豪平西蚤垂名覽書五行下援筆千人驚
點化謝琱刻涵濡透晶熒林黃橘柚重渚白蒹葭輕
褰裳念數往歲晏霜雪零

余頃爲中塘梅林詩他日來游復作

側聞中塘好曾賦勸游篇凌江入枉浦聊復信所傳
化工何作強耿耿不自憐山高相映塢塢曲相穿
林光百道合花氣十村連風吏亂駁駁日送交嬋媛
天回祖陰後地轉升陽前初如別逃秦疏附恥濁賢
又疑未典周掩擁欣俱全惜哉見之晚重尋畏彫年
一省三嘆息十步九折旋詩家詫梅事槁乾陋肥鮮
常於寒角曉愛波明水懸疎枝滋冷艷小窓露孤妍

吟悲翁留嗛句喜珠離淵忽慈遇衆甫欲毅差斷弦無以寄美人千室炊莫烟明朝指行處霧雨空迷田

送葛元城

数年之留能浩浩一日之別還章章念子身名两未遂令我衰病無一好古人探道從妙年今人重耳輕且前不愁好龍龍不下只愁愛玉酬石價

送白鄴還蜀

翻翻文若秋江生幽幽詩如寒澗鳴前歲淹徊下巴峽今年憔悴出京城憑閒天邊五色羽何事飛來復飛去昔人但若樊籠悲豈知此日籠無處

朱娘曲

憶昔剪茅長橋濱朱娘酒店相爲鄰自言三世充拍

户官祀萬斛嗟長貧毋年七十兒亦老有孫更與當世遠古從街新買雙白泥準擬設煤傳歸好由來世事更空花成家不了翻破家城中酒徒猶夜出驚歎落月西南斜喬水東流終到海百年糟丘一朝改無復歡歌撩汝翁回首尚疑帘影在

翁誠之挽詞

西方之人美無度眷此南邑朝陽鳴如錐出囊擬砭國似璞有價空連城三仕郎官老將及一去郴州喚不應朔風吹潮没復湧渡口野梅飛碎瓊

送曹器遠

曹子苦心懷百憂右人遠矣思同流平生未得雄豪力今日便肯卑微休麻源洞裏瓊葉雨两章市上蘆

花秋十年老語爲誰了西望滄江空白頭

送丁子植

婉孌好少年憶昨十五餘割慈避父母遜志親師儒
已上破荒第猶勤見未書平生烟雨外秋浦荷炎初
屬官號高士議政閑慘舒吟情且勿放民隱諒少攄

送方書記兼簡府主

我昔防江之下流獨許蔡子專軍謀未能奏效累絲
髮已復負謗叢山丘小范兵精思慮遠片言坐折群
疑滿幕僚無過只論功登秩薦賢來袞袞上流蜀接
更吳通桑麻滿里炊烟同鸚鵡洲前長笛晚黃哀蘄
愁何時終

偉叔蔡兄來求嘉屢辱投贈於其歸也輒奉

俚歌爲謝兼叙離索

慶曆故家忠惠後性酷喜文疎耆酒飄風驟雨蛙蚓
寂草玄獻頌龍蛇走古人道大何不容回空賜殖同
升堂若遇韓門親措畫豈有不在籍湜行水心可憐
地如掌讀罷君詩一惆悵文星今直正蒲中去覓掀
天無底浪

送戴料院

質如金石堅文比錦繡新利錐亦穎透大樸終還淳
憶昨慨其離早合儀朝紳于今悄復去柰何猶選人
西風管搖落黃菊別有春范范九衢內白汗沾紅塵
誰拋連城富却買徑寸珍世路豈云極念子行李頻

幽賞

禪房裏花窠靜與水石會春禽更語默夏日迎明晦
紛然衆竅殊跌坐凛無對

梁父吟 并序

諸葛亮生初平建安時值何董交亂豪傑並爭皆藉
王室爲辭知其勢非代漢不已又自量其材非有超
世之度者亦莫能用也耕於荆山之陽以苟免不聞
爲事其甘窮約而不厭者將終焉然自是遂與劉備
周旋於長坂武林之間使備得益州而相之立禪不
制天下之命雖功業不究然秦漢以來可謂人臣之
盛未有若此者亮之未沒也自表後主曰成都有桑
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弟衣食自有餘饒至於臣在
外任日別無調度隨身衣食悉仰於官不別治生以
長尺寸臣死之日不使内有餘帛外有餘財以負陛
下及卒如所言余讀至此未嘗不太息也使亮終已
不遇而抱孫長息以老於隆中者其躬耕之獲豈少
此哉何故自親漢魏之勞至今遺恨以死是殆以天
下厚其身者乎當幼孤之際不絜其名處富貴之隙
不安其利伊尹周公蓋庶幾焉豈與管仲能合諸侯
則三歸反坫蕭何保關隴乃賴田宅貰貸以自汙比
哉史記亮耕隴畝好爲梁父吟身長八尺余既高孔
明之行事而想見其詠歌之思於是追述其意爲梁
父詞以傳于後使讀是詞者孔明之心猶有考也詞曰
依大麓之遺址兮儲后土之神靈樂天地之休嘉兮
皇涓絜而薦誠集后七之雍容兮刺百聖之禮文郤

大輅而御滿秸兮惟儉德之是崇端一心而燔燎兮
卜仁義乎永年刻玉檢而請命兮何事秘而弗傳嘉
梁父之草木兮被赫然之寵榮咨梁父之遺老兮悲
忽不覩乎穆清維千乘萬騎之雜沓媒婉兮猶徙徨
其行聲夫天運之適合兮雖聖其猶莫知彼河之洋
洋兮雖美而不濟泰山之椒既風雨又艱險兮乃登
封以類告豈其不可一兮伊所遇之獨異也雖伊周
之輔世兮曾何足以自喜喟余生之孔棘兮邈不及
夫七十二君日月幽而不明兮遭玄夜之方長競鈇
鉞而日弊兮逐亡鹿而裂其髀肩漢氏之爲的兮而
不遺其餘民余既朴陋而不能謀兮又怯耎而畏兵
搢珽瑁於盜賊兮何不朽之可幾曾死亡之幾何兮
苟亂世以自免幸此土之平樂兮依鎮南之不遠余
耕兮除中地沃衍兮宜種種相宗禋而下上兮町畽
壤之百畝彼二代之民樂兮豈不愛其皆有此偷予
腹之獨飽兮視歲行其在酉天既溉之以雨露兮余
又滋之以澮畎禾穰穰而同穎兮或一稃而二米霜
露下此秬穗兮余與牧之豎被之雀鼠啟其秉穗兮
余與鄰之父刈之貢龠合於許下兮尚玉食之萬一
俾君父之啓魏兮相祀事而勿失昔文王之盛德兮
奔走商之暴虐戕君臣而自恣兮吾何用乎此粟藪
兒兮茅蒲衮衣兮檢襟余力耕而胼胝兮藉豐草而
一息扣牸角而長歌兮聲中雲門之律歷山已蕪兮
馬下喙其鳥乾有莘之臣日以遠兮野老鋤其故泥

計其食此兮月不能一鍾恥一夫之釋耒兮故爲無所用於耕嗟聖賢之心兮余或識其微隱余誠遺望不可逮兮復嗣歲之將興

剡谿舟中

浙江大浪如覆空鏡湖掀天雨復風我行獨到匆踐國寒溪一溜婉蜒通蟄龍已臥潭谷底濕螢不照蒲蒲叢山林卑陋無栝柏霸氣埋沒惟蒿蓬是時初冬未凝冱天地蒼莽日常暮涉江芙蓉不復採緣道野菊誰能顧飢烏遠隔長追隨夜聞悲鳴朝見飛前村雞犬護離落此復何苦號其栖自傷憔悴少筋骨半生逆旅長太息王家少年未省事扁舟往來何所自百年有意存禮樂一飽未足謀遇窶且能對酒長酬歌聖賢有命可若何

新移瑞香舊曾作文忘之因今追憶云

一株當三春名花不易得百年等尋丈不博千乘國野人三十本強賣青銅百應恰酬償其苦爲薪米迫翻栽向明陽妃嬪嚴行列士膏含根性功用成宿昔除香出淺紫淬露輕脉脉含愁欲誰訴折去情更惜方求蔽荊蓽未受擢櫂戹嗟余自羈旅何以慰新客怒動深夜琴少待山月白

送薛子長

藏氷待炎歲織裘禦冬霰彼此互有適用舍空憂變蘭菊倚户出松柏參天見美質不必同偉幹非世便薛生靜而敏器宇絕勿怠能文乃天資脫穎酬始願

衆拔逐高甲雜學徒貫穿趨聖由一途任重工自勸
古人文已立後世咬難衒媿余莫負荷期予幸無倦

送陳彥羣

雨洗蝗蝻餘來生蠭癘後今朝江上峯淨失梦霧垢
舉觴忻有嘉餞我同年友平居多契闊遠別方嗟咨
大郡得師儒高文典孝秀雍容入儒雅磨錯見瑰玖
衆儒治六學厥志存不朽量空計尋丈汲海論升斗
因之入簪組併欲垂篆檮公才賦超卓傑立氣愈厚
大宿無餘煙菓實甘衆口書來幸細評副此頻矯首

題人扇

外德欲晦面自自蔽內德欲耀肝膽畢照二法相除
我則有餘穆如清風用之不窮

與英上人游紫霄觀戲述短歌

野水隨路曲東風得木鳴景物已和柔川原倍敷榮
茂桑高既條細草亦叢生眷言雲外士及此塵中行
南臨大陂出波面與心平道旁古精廬黃茅間荊榛
會集傾遠村裳衣自鮮明銀釵插山丹歌笑喧嬰哼
何以勞比鄰粔籹餳餳去年咎不飽白骨今縱橫
等爲造化後未究悲忻情歸來日已夕舊徑成溝坑
太車若誰子不寐方宵行死魂未滿眉擿埴將安程
感此良自哂抱咎非鸝鵶

白紵詞

有美一人兮表獨處陟彼南山兮伐寒紵挑燈細緝
抽苦心氷花織成雪爲縷不憂絕技無人學只愁不

堪嫁時着鄭僑吳札今悠悠爭看買笑錦纏頭

王木叔祕監挽詞

美人昔來美蓉傍山爲發靈水吐芒美人今歸在何處簫哀鼓悲葬前罔我欲從之以雲出友風子雨游四方夢魂無憑不可挽坐攬衰涕終摧藏

月波樓

下林百菓春自花星藏汀陰泉着沙光風膩雪誰安惜煩江蜜翠空欺斜愛君樓高出江上百里江山開四向峻屏森聳凍更寒紋練縈回靜猶浪孤潮夜卷西頭來海門推出水推嵬豈知星河遭映奪只使鸛雀常驚倩此村風景淳且魯接樹移花今復古勸君種學化兒孫不須汀妓呈歌舞

送陳子雲通判（劍全之太守陳子雲通判胡衍道知縣其有福周純臣語也）

周子也復可憐人憂民憂世語轉新每妬吾州何巨福通判乃得陳子雲

臨餐吐食嗟無餘幽情慘澹時一舒感君善意過於令周子之語良非虛

三月召龍頻鼓鑼喜作小雨恨不多移苗未了君已去更借後福書歸禾

賦董季興玩書巖

玩書巖裏刻成真水簾花鬟春復春一朝歛策去何所來者對之如古人美哉骨清神亦爽西瞻匡廬東雁蕩湍車圖畫常載行到處名山留塑像

水心先生文集卷之六

草堂黎諒編集

前集

水心先生文集卷之七

古詩

送林孔英

東堂貢士題名錄西廂坐講水赴整本朝合選經博士萬里那投郡文學東風吹散石門冰吳人送去蜀人迎雪山峩、大江滿拖樓過之清又清

贈巖電隱士

近時術人多莽蕩要把虛名隨妄想神王雖去形不拘尺直須防尋有枉從來鍾鼎無山林老大豈復少年心若言部位許虧闕已早騰踏非埋沉

送謝學賓

衰年嬾看客十卧適一起謝子何許來我覆屢折齒

貌閑神又肅論事靜而理紛然朝哲際莞爾之故
麟獲無怒角鳳去愁遯尾正應晚聞道不受[illegible]
山頭蕨芽老未鎌庭中桂枝春已添榮由亦有感身
地小獸聲名傍屋簷

何倫秀才親喪不能舉葬其親戚故人有知
之者

丙母久未葬魂冷常夜斷病婦槌心號血盡身爲泥
我死不自惜少忍賦有甕何當深九仞更與崇四尺

蜂兒擺歌

平林常擺啖俚蠻玉山之產升金盤其中一樹斷崖
立石乳蔭根多歲寒形嫵蜂兒尚麤翠味濃蜂兒少
標律昔人氣急欲高比今我細論[illegible]下匹世間異物
難並兼百年不許贏栽添餘甘何爲淌地滤荔子正
復漫天甜浮雲變化嗟俯仰靈芝之醴泉成獨往後來
空向玉山求坐對蜂兒還想象

趙子容任温州司法終日看冊子而事自理
又新稟儲粮功利可傳也爲賦讀書行奉諸
友同作

去曹冗散人不管聞道自要紛華損常平築敖米山
積讀書豈知米塵滿歸來依舊茅蓋亭焉得拾李干
時鄉不然天上讀書去蓬島瀛洲無限清

登北務後江亭贈郭希呂

壁上陋室銘門外剪茅亭小市魚蝦散寂寂太江風
浪來冥冥郭翁雖老猶貌澤腹貯今古心和平只應

為將殆拄頰清坐郁不掛毫髮何必隨逐攔頭奴日
招稅錢三萬億前靈運後延年桑麻舊國常窈然城
頹路闕總令好不知於人安穩否

送程傳叟

戊苑臺高春日明君顏如花楊柳青蕭條別離風雨
外楊柳自青君貌改誰知仰天愬天公三辰五星在
心中老作海頭新主簿蜃氣錯雜迷西東去年無禾
雖種菽乞命只指今年熟家人未可便喜僅少待匕
司催結局

送徐景大

桃湖避秦之遠孫繞湖桃葉遮桃根父子聲名動場
屋綠衫手板桃花村相隨入南訪靈迹九日山重海
深碧韓公文高大冊印秦系詩清小塼刻我已衰戎
書不成有語安能為重輕子今自出瓊瑰句南伯南
侯倒屣迎

題五畏齋

曹滕亦據南面槿坐衙吏貼羣趨先敢云威福自我
出下有赤子高蒼天聖人達興建皇極付祝長官尤
惻惻前碑待立示銘誡後榜七條垂訓釋冰清王令
來調琴四事未畏先畏心常將方寸勤管攝不與外
物相虧侵情防驕麋意防滿萬事須还畏為本君不
見匹夫膽大氣如山風浪只在須臾間

懷遠堂

祖后昔尊御忠邪初混茫詖行揚于庭直詞招自旁

尽鉏新法穢还拯疲民康白頭失路者冠服煇以煌
尤工抑外家減宮卑輪箱暈然兩孤姪賦禄上團防
賜書課熟讀欽袵常敬莊盤筵化蒲莧歌舞諦姬姜
堂開瞰遠野惟見條山蒼不知天何意反掌異存亡
何人致顛覆使我同披猖胡雲半點黑汴水千里黄
飄蕭離宮殿零落迹倉荒三吳通菁岸中禁隔龍光
曾孫更寂寞泥裏弄耕桑風掀炊鹽竈雨爛曬禾場
稍復卓墟墅漸能淵困倉舊居重回首欲詣川無梁
哀哉血腥涴狐兎久涅藏想其娶易主指說故侯王
時運從代謝形神終悠傷翁今垂八十健悍填扶將
句中青玉案壁上烏絲行細抄四簷動繞看三伏凉
渚清蓮葉曉露淨菊枝芳鵲籠翅羽濶漁艓波浪長

凛懷南狩日駮潰非一方當由后請命所以再降昌
顏俊雖草莽象賢本虞唐不應女堯舜早已墜簪裳
勸翁善眠食神道分否臧會須詔飛下洗沐朝建章

報德庵

王孫生長安仁宅親見宣仁靖家國報[illegible]身後西水
頭李目湖山非舊識孩兒負土成新阡[illegible]手種拱把皆
叅天皇天報德無窮年蟠根翳葉蔽雲煙

露星亭

斗杓點翠爲此城四郊環拱來遥青知君欲覽衆山
小取塼磨就天上亭身心合於高處着禹象不語森
森泊古今月色遞浅深志士可惜虚光陰

送高仲發

細君吁久寂季弟猶長貧棄我涉遠道策策傷心神
舍西三畝畬作急老自耘稻熟曾未割歸趣秋風新

明覺寺

雲山尖頭海潮湧九月天雪山葉重道人高絶但危
坐山鵰野虎皆趨拱住山三載兩遭荒侍者餓損扶
參堂沿村索米未爲恥莫令禾魚化龍鍾透水

送蔣少韓

昔予岳陽去我病不能吟久拋風煙句永結江湖心
予今岳陽歸惠我過始覿日月無敝虧空水互摧激
濯足洞庭浦睎炎君山顛誰驚瘦到骨所要清爲天
鄙家豐屋求新縣象牀金簟春風轉提壺未許勸人
留求言待上茅茨殿

寄題鍾秀才詠歸堂

鍾君文武隨所求馬上擻草兼詞頭五兵鑄就殺氣
動却寫三賦祥光流左喻陰山右絶漠漢地自厭胡
沙惡聖門歷歷宮牆深風乎不知詠歸樂作堂雖窄
海浪覺沂水何止八九吞當年曾點見宜趣推琴難
抗曲求論課鬼讀身衰參五香燼銷沉澄莽鹵東家
夢熟幾時知還有漁人歎良苦

鹿鳴宴詩

鹿鳴著周雅取士各惟時永嘉近千載文物盛於斯
賢侯奉明指荐棘鎖秋闈各寶難驟識獨鑒防群嗤
誠云得之慰重爲失者悲鄙夫素寡學已老謾將知
師欣多材冕俯愧隻影蹤晴霜萬里肅威鳳正高飛

朝陽羽翩翩春梧綠蕤蕤新榮忌輕霄苦節指終期

潘廣度

秦聲鳴鳴何處村楚些行歌愁斷魂光風自洗靈草碧朗月豈愛頑雲吞坐具平鋪佛又手空劫以前人總有一文全捨絕乘除得福便過崐崘渠

送楊通判

花稀讓林稠苗疎與田遠共欣求日寬更吠餘寒徧窮閭多樂事粲粲翠陸展惜君盍少假怒之江流絢三年綱紀地一意圭王琬臞儒道義深歟吏威稜淺山莊蠟已就盡筆枯未吮不上鴈蕩峯何由寄高蹇

哀韋仲至

老衰哭無淚行歎復坐嗟荒涼鶴鳴村尚支初萌芽當時各年少涉世迷驪騎中天懸明月爭欲伸手拏朝語日再旦夜談更五撾君文蚤貴重蜀錦載胡車雖雖三千首雅正排淫哇石碑富規製玉策垂芬葩簡牘尤妙美一字不可加笑我自山野悲君混泥沙古稱騷人窮留與後代誇昨誰寄音信已受南臺衙俄然被彈射翻燎北塢余留李也守大玉千里畦稻麻請登小芙蓉萬仞淩煙霞茲遊隱者事亦乃期晏差書來病良慰誓言指春華秉我烏臼燭瀹以蔣富桑那知是絕筆楊柳空白花頗疑魂氣升彷彿天之涯

送王通判

左原家孫產巴東山靈地秀兼長雄自小赤心天與

通可惜五十方治中北風吹沙暗中渡不合吹君落南去水有子魚山荔枝借我箸食前籌之

贈林秀才

乃翁掩覲醵州里自云先世曾如此汝今謀葬無置錐況有淋漓衮褒纍纍春風未回鳥山赤秋霜忽至凋寸碧鴟鳶利觜魄凛然聞者應垂最後憐

送徐洞清秀才入道

方老昔爲儒仁義自愁煎決策從道士擺落科場緣神仙事茫昧良得日高眠徐生嗣其風求謝負郭田白襴已回施黃墩猶索錢書籍棄塵埃塵埃來釣天看鏡胡獨獨難超俗諒非少異花改林秀孤翩移漢橋月華淋庭蕪閬沉霜宇峭親交生離絕空歎真游杳

自羅浮行田宿華嚴寺

浮山昔飛至與羅合其巔嚴冬樹色改青松耀紅鵲不種自生植憂伐常蒼然我病不暇耕行役觀我田呼扶偃蹇後倩護龍鍾先僮客四面集睡[illegible]相勾連敢云歲晏休翻犂趂晴暄民政今古殊憂樂豈異源收身卧荒刹朗月前夜圓鵲懶附枝靜鼯飢嗅床穿爲農悔不早時發棹歌流

送聲仲同

花溪初逢日苦短橘洲重尋意更長天催鵠鴿玉樓去歡流不並龍洲旁春風忽高行旆起酒盡何如添野水古來交契看老亦與公安得輕別離

送林退思四川分司茶馬幹官

彝繻詆閑吏廣殿射高名方從媚子引豈料讒天順
京師恩暮降蜀道險朝升執手郭西門惻愴難爲情
有山擎空雪有谷亟厭冰烏樂謾後噪猿孤定先鳴
漢中王覇地從古鋒鏑爭崩摧韓信壇闕落張魯營
感子舊衣去客孤意自輕笑我老何怯萬里今橫行

送周明叔王成叟併上昌甫仲正二兄

成叟自成身明叔志明時二士澍村下飲酵棄糟酗
澍村去綿邈二士天所遺琢琱而佩環染夏爲裳衣
高岡無長松結根空兎絲渚行枉又直帆掛昂復低
飯彼章泉水羨以南澗葵沐浴明月珠敷弄芙蓉芾
兩邦意氣合一唯萬論微羌余抱茲獨安得往從之

陳伯明建讀書堂於仙都巖蓋縉雲最勝時

處市書名田役大費巨當用衆力一家不能
專也余爲作仙都行以堅其成

東萊龍州師道起一時話言猶在耳我輩勤苦常到
心後生懶惰自迷己聞君相取黃帝鄉石簡中間穩
上梁搜翹索楚尋舊學閔雎師摯吉洋洋書惟見多
參互鮮食要良田宜廣買俚翁有語人未知將酒裹投
鹽事終在君不見衡廬嶽麓天與靈達士必垂千載
名山高海深產奇物他年古文屋壁出

送龔叔虎

寺暗莓苔深歲淡雷霆鬬胡旅窮舍鑽燧煮菜蕪
荅云自孩童蚤識寄龜下梧送巡四十載翻着火上爐
今昔豈異能聞見終殊途德衰嗟教薄筆退怜詞枯

何以死我求往衆歸裝孤子文如綆罄子行如氷壺
世惟春華翫爾用秋實舖去從孔鳶翔勿受斥鷃呼

贈趙季清縣丞

多生有奇姿名已在仙籍朝遊風后館暮返旌陽宅
五月凉如秋照夜干將白養之鋒鋩餘參魯柴亦愚

趙成父築亭上饒郎用東里舊圃傍曰魚計

秦僑洛寓隨南公新條復欲無開封亭名若有土斷
法鄭圃豈在章泉中舊魚遊應化龍去今魚且復波
間住人爲魚計魚未知今樂莫忘昔日悲

孔復君架樓貯書疏池累石花藥環列

老夫一編未得妙頗以書多爲世咲舊友從余不復
疑樓藏萬卷猶嫌少書中之理甚周徧可惜有眼何
時見管葛徧陋空礙塞周孔深微常運轉樓東兼水
更兼山四時紅翠交飛翻付與兒孫好門户光芒應
射斗牛間

送蔡子重

憐子昔參江上僚前功如日鬢蕭蕭莫輕小縣深谷
裏續絲運軫琴方調薄冰未隨野梅結和風已催山
杏發度文露巧衆術同一心之純天與通

許敬之用余言作松山草堂然游山之意猶
未已也申以爲箴

許子家住松山邊門開登閣闢登山巔千年茂樹不改
巢百尺甘井常流泉堂中悄然人境絶時有剥啄延
臞仙天下之山皆若此捨而外求徒喪已早能蘊高

而爲謙高能生明是爲賁芒鞋價長今安之撰履欠
伸吾老矣

送蔡子壽

彼友蔡氏子任也堪將相唯儔亦異材朗立萬人上
吾嘗扣其微事詣理亦暢雨露待堅成風波豈凋喪
醯雞發淺覆監虎背新樣侵尋墮老醜闌茸晏監當
繁霜生野色行李正悽愴恐予復未平因書寄無恙

寄柳祕校

頗聾早謝葛亮辟火吃善著楊雄書籬風索索苦瓠
晚山雨重重甘菊疎今人相輕多匿笑古人自許堪
同調咀芹嚼藻泮有宮先生手提終化龍

魏華甫鶴山書院

羔崔有頃我爲廬日君月妃霍下趨杭風洗雨耳自
踏玉帝詔許捨宸居周公仲尼在左右勘點六籍開
凡愚曾經秦禍多散闕鄭箋毛傳悲紛如精神感通
若親授損益殷夏還其初憶君低回校天祿高論自
遣陳言鋤況今卓絕離人境妙悟豈可常情拘飄零
每疑夢魂到惶慌忽墮西南書韓呂之相以類聚程
張之師以道俱業調甘酸嗜秦肴肯逐象罔迷玄珠
分明憤發貫篇首端的鏤冩傳吾徒乃知山中新所
得慢簡閑編皆棄餘脩林遠嶺秋映蔽濃花近院春
扶疎彫胡已饋豆遣靜黃獨未斸筐籃孤垂竿桐江
笑短弱負鼎莘野嫌豪麗岷峨崔嵬留後拒艷瀨突
兀催前驅莫嗟滾鶴不解事與民由之誠丈夫

寄李季章參政

衮衮入蜀者借公兄弟名每求歸載滿預屏去槖頻
鷃飛雖地控龍卧常天升惜哉坐時運久欝時士情
文章何崛奇冬霤夏增氷德業又宏濟雄登應牛鳴
已著鼎飪利不共水火爭我窮未得死破釜斗粟營
誤蒙兼金重自視一羽輕唯當刮老眼雲雨看施行

送陳壽老

天台鴈蕩草接軫青田又促半潮近冠巖帶壑無俗
情秋幹春蕖競時盡老窮望絶華軒過其誰幽尋穿
薜蘿更抽奇筆向雲射破的疊中千駕鵝古今文人
不多出元祐惟四建安七性與天道亦得聞伊洛尋
源未爲失閬風招手游太玄麻頭制尾中興年黄金

鑄印肯輕佩定把堯舜陳王前我家罄懸仰見斗斛
君紅旗鵝魅走密房焰短夜苦長雪高氷深去無鄉

題鄭大惠詩卷

憶從草廬赴鄰炊滋雪攪筵糟清糜要當醺酣活膚
奏不許雕刻妨肝脾何年兒孫錦棚裂金堂門穿玉
爲切吟中得眼萬象通浪吹狂歌總休歇兩家至今
住連牆讀書闇鷄夜相將經明先入韋平室句好還

升李杜堂

送孫偉夫

我友睎顔人造道最勇決智校一驛敏書蠹藏萬籤閱
吐詞春嶽麗景行寒泉絜良工制瑚簋本爲郊廟設
便留刋字正稍上裨衮闕袁尋豐戒劒虀負歷山月

發嫌梅柳催到恨桃杏歌親年過八袠輿致經九折
紙迷版簿內稅役半緣絕云此新進士銓限凛難越
聽荒茅壓項饌惡芹縮舌賀矣無情游自傷垂老別

端午思遠樓小集

憩高難爲觀樓居勢盡傾思遠地不遠空復生遐情
上惟山遶圍下惟溪環縈此賓擅清境豈以曠朗名
土俗喜操檝五月飛駭鯨鼓聲沉沉來起走如狂酲
不知逐臣悲但恃勇氣盈衰翁藹帳卧南風吹作稜

孔鍊士話龍虎山之勝於其行因以送之

羣嶂倚天傍四環中峯受拱低伏蹲雲錦交流紫圍
外却注彭蠡如傾奔道陵已去丹竈冷今代符行妖
鬼靜孔師何事亦逃儒爲愛水林雪蒙頂我居無山
冬不雪只受虛空淋輪月子能作意肯重來妻往牆
東笑甚掘

會昌觀小集呈坐上諸文友

茲邦異氣候十月陽屢暴清霜云幾何累日困袢燠
病羸諳冷暖衣屨迷单複上印自懸車來諗蒙擊轂
東池屬草創汀斧聲未縮野蔓翳前庭中函數株菊
呼鋤不受柄善惡憂兩覆賓筵煨苦蘋憐我歲不熟
諸豪藹時彥靈美曉龜玉學山留一塵到海空百瀆
慙無歌舞伴漫有鍼石勗意闌各東西微月耿疎木

送胡衍道

庭松雪外青檻梅冰裏白正堪頻把玩何忍驟離拆
我老如蛻蟬隨巢飄重泉欣君整佩出宜上穹穹天

卑茂冠天下王祥歌海沂夫章承大糟籲俊迫深知
情胡萬難齊理或一未貫中道不及伸偏質徒受亂
同人當同羣不止同其門衆金鑪鞴合一匠宋桶分
惜民當惜農不止惜其傭客主兩無怨政刑會時雍
三年心所親臨別語甚的已去寧辱逢懷哉展其力

送呂子陽自求康携所解老子訪余留未久

其家報以細民艱食急歸發廩賑之

收纓古蜜浦抱袂生薑門九九書自註邀余綴篇端
久衰余學廢弥隱子道尊時維冬雷數雲雪常晝昏
火把起夜色丁鞵明齒痕小邦肥羜闕鰕蛤濫充盤
椒橙失滋味糝粲勞傾吞語朝報家閭剪書徵阿孫
苦陳鄉人饑采蕨啖其根倉封井花淘米安得渾
元翁如元頭假東飛翰念之不遠處喟忘整歸轅
我老瘡百慮身世兩莫存欲私一壠潤豈救大地乾
西城祁搖搖北寺江漫漫勿令蹉來疋以慰行路難

送葉任道教授之官靜江

太學奏文夸第一國子先生裏行立嶺南梅花太枯
澁花豈喚人人底急爐亭雪深叫孤鴻傳書爲想明
光宮雲翻兩覆古來有不如堂堂金石守

送趙季清兼謝所惠詩

纍珠貫冰絲耿光發沉淵二千八百字字字合管絃
想攢風前眉應聳雪後肩文言謫臣山五老煙霞鮮
著書滿破篋官冗鹽未煎少遲了上信別用鏞聽

笠澤老龜蒙蝸卧縈自重衣君從蓮葉畔親領末後語
隣我未得聞獨繭授長緒因茲服英悟郁郁剛奇許
士於淪胥中搏手架欄柱一毛不漂零百世保風雨
轉圜信無難戚木猶有懼高翔要深泳厚積堪重負
狂波浸三伏回壑萬流阻旅情方夷猶霽色待舒吐
樵峯濃黑散蓼岸微紅聚進舟石門灘小泊看佳處

送戴漢老

隱侯之郡成公宅辭流屈注回理窟前輩淵騫晚凋
謝後進由求蚤超絶聖朝論士皆公卿千乘何足留
高名春風無痕萬情化盡付雙溪舞雩下

孫祖佑解元世友堂

雀尋屋角穿燕繞簾櫳共賀新宇就生物欣有依
含德厚乃祖義完嗟利蒙最隣常熟令櫝韞不盡施
温恭化羣從遜悌流深規一絲必同袍粒黍無異炊
感零天上露潤浹園中葵魚蟹雖旁鮮不如此菜肥
京風送佳音桂林自生枝借予赤霄羽登君文石墀
撲斲吁已勤罄窘審所宜諒為前峯近長映客星垂

丁氏東嶼書房

朝納櫺上光千怯亂抽翻夜挑窓下明一字究本源
舊師蚤傳習新友晚聞見隣里疎聚頭江海勤會面
勿愛好鳥羽勿玩芳樹林書亦且置之獨自覩此心
茫茫未生前寂寂已死後萬變隨雲浮朗月住中穀
何物縈陳列所從定何時孔顏雖去遠聞道命如絲
白屋無怨難朱門不驕易安留先人樸不忝素王志

鴈蕩裏長麓南北峙兩門委和披多稼永祚延餘昆
紅綠脩岸容冰雪淨空界赤蕙轉蘭亦回誰賦畫房外

端午行

仙門諸水會流下瓦窰清中有吊湘客西城南北樓
旗翻稻花風棹溢梅子雨夜邏無騷音絳紗蒙首去

虎長老修雙峯

九州大麓標山經早與天地同垂名鴈蕩初傳晚唐
世掩抑衆嶽夸神靈豈非龍伯所擕遷海水枯竭久
乃成窮鏤石怪呈萬巧宛取物似羅千形陰湫陽嶺
何恍惚紫光碧瀏長磨榮夜隨王喬玉簫發曉客矩
那金磬清聞者未到意已傾往往夢想驅風霆胡僧
猶燕憩寂寞便房曲檻類招迎強夫墜閣接雲漢邦
禰壞壁回丹青來車去馬謾謾孔總亭主自往誰爲情

毛希元隱居廬山卧龍瀑

毛子罵吳巖蜀山眇孤墳五老急扣聘延留如大賓
龍分自眠地蕙帳饒珠蠙巖花開恨晚谷鳥鳴先春
吊古一沉思千載多逸民登高一長望萬里皆積雲
子勇書印曆憂憤若亦論曷不草露布從容靜風塵
低頭汲澗曲煑豆羹爲薪沮溺上之恥昔賢終賤貧

趙振文在城北在兩月無日不游馬墦作歌

美之請知振文者同賦

馬墦東西花百里錦雲霧參差起長安大車喧廣
陌問以馬墦云未識酴醾縛籬金沙墻薜荔樓閣山
茶旁高花何啻千金直著價不到宜深藏青鞋翩翩

烏鶴袖嚴勞引首金蔣後隨園摘蘂煎凍酥小分移
床獻春酒陳通苗傳昔弄兵此地寂寞孤徑行聖人
有道貢草木我輩栽花樂太平知君已於苕水住盡
日艣聲搖上渚無際滄波蓼自分有情碧落鷗偏聚
追逐風光天漫許拋擲身世人應怒君不見南宮載
寶回何如趙子穿花去

周紀臣子去病淑慧而短折賦以哀之

周子百未遇有兒慰眼前敢誇材調別自喜稟賦全
其守過老蒼其行通變權共看成蚤歲何意夭初年
汝昔透胞絡衝風著筋攣和冊和乳燕煨附加鹽煎
所授烈藥盡始獲奇痾痊隋和絕代寶氣命百分憐
問汝今何之幻影來無緣不許爺執捉壞滅同埃煙
悲信無益此愛倍難捐不見趙幾道泣淚迸幽泉
見孟良甫吁吻聒穹天汝爺自爲銘志欲金石傳
求我詩去刻在墓門遮

送盧簡夫

子昔常問從我游未曾一語相報酬文杏將非廟所
具澗蘋況是王公羞子今欻往西湖上靈雨綵雲供
筆仗深思直道佐明君蟄雷震空天下聞

贈祈雨妙闍黎

雨慳水澁從季秋倏忽春半河斷流有僧了妙能禱
祈直云天閟非人求朝誦呪夜安禪十陰九晴來纖
纖呪光禪寂轉相發潤澤徐乃通幽潛我老拜請良
獨難香烟欝薄重霄間旁搜渾洞攪龍蟄轟雷走電

開天閑天意豈令一犂緩人心正待百渠滿補天不及人未知禪心况寂嗟爾爲

寄題朝宗新樓

昔時師支尚草創憶子諸父勤磨礱春臺自今車馬絶桂樹未厭鈴旗重侵雲切月絳一炬擁坐排簷青幾峯莫云空洞豈無物讀徧五車江水東

和汪提刑祈雨

感格誰知汪仲舉步虛未了龍來語會稽蔡望都洗清越人喚作提刑雨我慙老惰無精勤累月喚龍龍不聞水南早禾貪結實一夕爛死爲泥塵

蔡尚書挽詞二首

總角都鼇頭老生甘伏膺白首參豹尾後出奪先登東流省到海北風忽成氷茫茫落蕉花窮巷猶短檠撥沙得黃金百鍊鎬光影泯行日月上瑩徹肝膽醒空山捲馬鬣何意重爲鑛余哀不浪施留寄長夜烱

題處州翔峯閣

九盤在州中萬山來四遠納於牀第近尋丈未爲褊日光既熈麗風氣亦清展悠然不離席所得甚宏闡隱峯招伏岫騰躍俱赴眼下視田中禾稾粒猶可見臨觀要親切亦復貴眇緬峽山絲線穿嶽極瀛海眩君看齊雲上往往無際限何當[illegible]來一汎五湖淺

讀王德甫文卷因送省試

薑頭文之病敖卿最所患軒其養者乃果捐復墮衰懦伊人殆天力卓地挺脩幹欲入蓬萊幽倏出星極爛

儼如姑射女娟娟俱整絜皎如珊瑚枝塵垢拭杯案
昔夸新龍首伏吕較蚤晏又推輦過川耄老終佐漢
況今未六十急用豈爲晚汪汪當長吉疏朗壓諸儒冠

王宗卿荅春堂

春以喻母慈慈深春不如兒欲荅母恩恩重荅無餘
春堂頻有雲嶺間夢裏分明與親劇阿連進奉新批
勑翠裘黃簡緣兄得朝騰巽章乞祠官願身暮歸怡
母顏老農邀君勿輕去萬紅千紫扶春住兩田自種
晴田收好是天留荅春處

送葉路分

徭啾獠即聞鳴琴十指如玉無哀音應僻聽者未洗
耳衡山高兮湘水深君今幅巾鵝鷺行切勿着帶貔
虎傍軟尚刺火雜棹短桡桐花多班露長

荅李制置

鼓柂恨不裂淮流復傳侯摯能校謀西州卧龍出長
算朝汎清淮暮登丘禹跡芒芒草萊遠實邊正在耕
新淝中庭雅歌自有節豈效夷吕催煞衮北平漸平
淳不逼白檀可越時未同待公刻就蕪然頌我亦覆
駕期無終

林叔和見訪道舊感歎因以爲贈

與子異州褰取友四十年往心蚤探索出語乾道前
向來朱建安拊手笑淵源小心承公昆刻意晞回騫
不求龍斷登有路直如絃計其所不爲敵富逾百千
衆駿跨險遠獨鵠超眇綿謂當共緊服可以爭聯翩

誰知竟大謬寸影孤雲邊南省無莊名俛眉自愁煎
家蔬僅掩豆野蝗來蔽天過我城西隅相視各華顛
寒菊已收花枯井未回泉人生寓地上蟻垤交折旋
中間較得失區區等浮烟喜君佳兒姪放筆追奔川
許身若卧龍斬蛟透重淵所虞氣力衰未受規矩鐫
過翁非止肖奕世始稱賢從今掩蓬蓽同賦歸來篇

上灘

篙師上灘時面作石蟠樣及其進尺寸乃在一偃仰
神禹不到地狂流終播蕩逆順本天力人謀不相讓
苦戰排三軍勢壓票姚將身在亂石中傾覆堪指掌
誰云荷天衢鼠徑斷還往

五言律詩

高宗皇帝挽詞二首

何止超前代功隆道更尊幾同造區夏還復外乾坤
黄屋堯年度青山禹穴昏遺民猶望幸決血洒中原
河濟初開府江淮晚視師纘戎由子聖永命獨天知
鶺喉空虛警雲生從自移（時厭代之夕都下相傳有綵雲朔鶴之意）上哀何以
称卒代繼周時

孝宗皇帝挽詞二首

儉德加文意雄才自武宣道終遺萬乘喪制盡三年
暫乞狂胡命常持復漢權全將一孝字高謚百王前
昔年叨上殿歎息動宸襟豈不人思舊其如天意深
帝王猶遇合南北限升沉尚有登遐日諸軍特賜金

吉州刺史蔡直之挽詞二首

領閣號親貴光宗始用儒諒惟醫國手果驗活人書
負郭可稅駕行田宜蹇驢相看滿川月無計遣長鬚
能事實偉甚謙終猶罕聞忘身賓出日歛手避浮雲
天欲消胡運人誰靖楚氛未刋千字誄長掩一丘墳

陽復

陽伏兵潛動雲衰日界明近傳新詔綍重起舊簪纓
斗極回東指軍容直北營龍蛇多變化旋日看超昇

送鄭丈赴建寧五首

過家鄉里敬將毋士夫榮得失從人論行藏獨自明
百年中古少一笑萬金輕廉士吾何敢新茶可頻嘗
有志雖身健開心在歲寒一時諸老盡多見大名難
湖海方連旱甌閩適少寬爲州人不乏千萬強加餐
清顏圖書寶熙朝雅頌音頻繁三節召莊蕣二毛侵
衣飲家纔足丘園意亦深臥聽床下士時作武侯吟
海內言華蕚功名動搢紳十年長嗟吏一語必驚人
酒量新來減交情老更親公知如促膝剩把古書陳
屏棄誠愚分牢愁更索居若逢知己問猶解課兒書
地僻門長閉年飢菜自鋤相望無一事不是故情疎

哭鄭丈四首

道義秦城重聲名奠馬空河汾談聖制鄒魯振儒風
有學堪經世無官可效忠浮雲公豈計吾道自怜窮
誰謂居今世無由見古人事親曾閔上遊世葛懷民
德盛天爲侶慈薰物與春清風如尚想猶足洗囂塵
揷架軸三萬撑腸卷五千京都通百郡滇渤匯群川

深淺人隨汲東西意各便後生無寢見媚學謾蹉蹉
憶任諸生列曾窺太史書泉蒙煩濟達槁質費吹噓
外宅寧成相生芻早吊閭臨風兩行淚愁絶向輀車

何參政挽歌

退食勤稽古當朝動引經人心喜偏側國脉要匀亭
二府早聞政三孤晚告靈羔裘惜光彩不肯到頭聽
晞髮滄浪上灘聲近廣騷緑園齊長栁紅糝半含桃
欲寡堪增壽閑多更養高佳哉鳳凰龍悲甚付烏號
宿昔叨殊眷尋常款直廬聽雞催謁駕立馬待紬書
零落誰存者追尋昨夢餘何曾嗔石介韓愈自狂疎

送陳粮料

萬里渥注出行天絶比倫能參大關鍵莫用小精
神鍾鼎身雖貴簞瓢道未貧梅情兼雪意留住
恰芳春

題費蕭校書遺事

欲識隱居者當年費懿恭却辭金馬直歸卧錫山峯
兩詔終不起一瓢長自從兒孫盡登第勿剪舊栽松

送鄧諫從制幹

援引亦未力聲名空復傳終攜太平策還上蜀江船
帆色掛曉月艣音穿夕烟滄波下盡興收拾浣花邊

題栁山人壁二首

水北栁六一家傳擲卦靈秋清演漁曲春近著牛經
掩肆花竹秀排門柑橘馨應憐喜功者虛要峴山銘
我病憂穆卜山人不面謾常言千日厄未許一朝安

地上庸醫滿天邊惡曜横横歸根與復命自笑此何難

致政通直錢公挽歌詞

蕭瑟梅花壠豪華不復還好兒須萬石廣厦剩千間盡與詩書癖勿令紈綺攀傳家自翁始留筆紙池山

亡友項子謙兄挽歌詞

疇昔省君病小車隨酒壺心惺賞文句語謇困喑嗚念子堪垂泣纍然失壯圖唯應看幼子空手縛於菟

待制中書舍人陳公之亡以山宅須利既遂殯而未葬也後五月乃克葬焉二首

可怕陰陽惡還驚日月遒終成埋璧去不作坐禪留兩洗一簞淨風翻千橘愁門前繫船撅宿鳥漫啁啾嗟我與公同澹泊一生一死又凄涼經綸傳世上於

北老病者自行自當掛辮斷弦從別調拂天野水渡新航春未有風雪伴且閣遺編住家傍

西山

對面吳橋港西山第一家有林皆橘樹無水不荷花竹下晴垂釣松間雨試茶更瞻東掛綵空翠雜朝霞

看柑

窈窕隨塘曲酸甜在橘中所欣黃一半相逐樹無窮習啖成真性悲歌記土風慙非美人贈採摘恣村童

贈杜幼高

杜子五兄弟詞林俱上頭規模古樂府接續後春秋奇崛今誰賞羈棲浪自愁故園如鏡水日日抱村流

待制湯公挽詞

繅藉知良玉鹽塩是大儒單傳合上相小却但尚書
蠭簡同歸處遺賢任賢如西風好溪雨漲淚濕塗芻

吳仁義挽歌詞

冉冉試日月栖栖終一丘死期甘勸哭時事不勝憂
貧只藏書任恩將別業酬晉君用意絕身後令名留

冲佑大夫鮑公挽詞

幽人眇何在高閣鎖重關柳冷橋邊月菊殘籬外山
可憐清絕地長憶笑談閒寂寞私鹽港漁樵自往還
雪後思遠樓曉望

臘盡凍初合風花江欲平急從高處賞已向歲前情
莫與鬢爭白試將身比清樓頭接遠岫歷歷正分明

宿覺庵

宿覺　未謝殘山今尚在暫開雲外宅不閉雨中門
麥熟僧常餓茶枯客謾吞荒涼自有趣衰病遣誰言

贈勝上人

近日能吟者黃巖說勝師語生無老筆體重帶幽姿
遣臘冰千筯乞春柳一絲方山最高頂不擬到茅茨

朱文昭母楊氏挽詞

文昭有賢母白首敎篇章義並三遷峻書成百卷長
古今歸石室筆削紀萱堂鹿擾烏馴處森森宰樹蒼

冲佑安撫郎中張公挽詞

誰憐張太守思職更憂邉濠水中間月光山盡處天
人應迷往事我獨採遺編莽莽乾坤裏冥知想慨然

縣尉林公挽詞

恨耶一官晚公人未展衙空傳讀書苦留與後生誇
有子聯三俊成名王丙家會須酬貴骨野燎報宣麻

陳侍郎挽詞

生死悲懽地長嗟付短吟北門晨鵲趂西甸晚鴉尋
三品官名重千年墓色深廣東正思愆疾激海潮音

太令人胡氏挽詞

已刻溪西誌潸然淚淋袪軻喪嫌後後參養要前餘
甫里送錦纜館頭迎布車爲題楓葉往蟲籀不成書

題張提舉園

竹外萬雲合荷心一鴈來若無歌舞閑應有鬼神猜
野岸鋤難遍幽根煖易栽前山未放入好閣更南開

送謝希孟

白頭趍幕府早已負平生未放鵬舒翼應須鶚斂程
驛梅催凍蘂柁雨送春聲爲語常平使開懷待子荆

送周子靜

地深湘渚浪天遠桂陽城故里揪花別諸生柳絮迎
一夔開跡後六舞待時行子自調新律吕衰閑舊声

林處士挽詞

尚平接馬弟髣髴記前身海闊元隨浪山高別須春
雞招古渡外空老夕陽濵順世無生滅君應了正因

錢知縣挽詞

送子三爲邑十年嗟往來誰言賃雞了不與命同回
卓魯終留愛龔黃豈蔽材雲愁且暮雪雪打又添哀

送潘景參

久自知滿令經曾薦禰衡居斷潭氣力何以助聲名
松栢非無歲鹽梅會有烝又從沙際別把酒候潮生

贈徐靈淵

歐虞兼褚薛事遠跡爲塵今日覩來翰如親見古人
盡歸嚴號令富有活精神碑板荒唐久遄看走四鄰

戲肖望挽詞

嚴嚴蕭太傅謇謇鄭尚書可惜流光晚翻無急詔除
交情梅葉盡哀意柳芽踈只有安江滿長涵夜月虛
老夫平生友悲尋路轉迷水肥應返釣田瘦合歸犂
草與地蕭瑟雲岳天際凄無因再商略短日送寒鷄

徐靈淵挽詞

自卜西南宅始聞幽賞多山供暎門樹水獻淡蕭荷
近局棊頻睹隣蒭酒屢歌誰云祕此樂拋擲與流梭

包顒叟挽詞二首

風沙江上宅斥鹵望中村密竹元遮徑崇蘭早映門
笑談看磊落材力可騰掀誰復知心事滄波霧雨昏
養志諸郎事專經求夜殘雖云綠衫易更覺綵衣難
客散棊奩閉庭虛酒盞乾無言慰孤苦持此問漫漫

林敬之挽詞

雜遝新河市酸寒處士廬甘辭曾穀饋獨著孟軻書
籬壞從兒補禾荒付客鋤永嘉新有志莫遣姓名疎

王運使挽詞

種虜昔逾塞三邊各受師共傳君善守能護國西陲
卿秩恩雖早即班詔已進須將未盡賞酬折在豐碑

薛子舒罷官久無所授端明得謝始換承務郎
男子行藏地自求難問天空多賈誼學矣過馬周年
頗改京官後常趍黼扆前太平如致了別造會昌船

贈呂縣丞

自得長宮後邑人詩轉工批書月屢滿覓薦歲常空
柳已如藍碧桃元勝錦紅終歸剡溪上舉棹謝東風

詣曾山解元以壽母求詩

九十人稀有追權盡稟金猶嫌兒舞拙不怕酒行深
寄鄭未垂訓設鷄先賞音維舟橘花晚霧雨噪前林

贈蔡茂材貫之子與

蔡家五千卷藏向石庵中講誦令幾日飄零隨隕風
隔垣孤響度別井暗泉通安得無文象與將吾道東

余知府挽詩二首

[illegible]之首中兼典郡來聖知天上事磨盡世間材
此恨[illegible]迴往何方化鶴回所親都不恨有識自與哀
[illegible]抱空悲[illegible]間饒白絲已從真率集那復少年時
孤梗春前葉松鏤雪後枝建炎無故老難話省方悲

趙知縣挽詞

僧館經年學書藏盡日抽空聞割鷄笑不見化鳧留
瘴月曉還落蠻雲冷未收西華夜來雨淨洗一生愁

趙清叔挽詞

昔我共筆硯知君賢弟昆門邀百客醉囊諦一金存
忽與鍾聲盡長悲磬色昏多年趙家府銷減惠王孫

贈聽聲歐陽承務

無心立臧否有術驗榮哀翠世聲中動浮生骨帶來
彈輕知福地欣小應靈臺吳我老何及是身惟死灰

送包通判兼寄滕季度

風雨逍遥地衙排印簏新鈿車分路闊寶瑟聽歌頻
燈市曉侵月花田晚占春郄過張翰宅方信有閑人

趙尚書挽詩

材業時時偶聲名閣寵新文昌留不住大尹政通神
力說和戎好從撩相國嗔春花掩秋鬢還得自由身
江北江南曲吟高許和同相迎黃茂浪失笑白顏風
老病猶貪活漂零各隕空長懷洞庭橘買宅傍墻東

周宗夷東山堂

城嶂標宸極誰家特有山偏憐東崦好只對此堂閑
動石低簷住流鶯拂檻還仙關鎖瓊海幽夢或時攀

丘安人挽詩

左司遺事遠介婦古風存業廣添新宅儒多起舊門
眞亭留壽影雲物護山原我欲攀車別衰殘阻故園

題郭希呂劉詠道游鴈蕩詩後

隱劉甘隱淪老郭亦離羣自鎖魚亭月同穿鴈蕩雲
排峯造龍質懸水迸簾紋百種聚奇怪從君句裏分

送戴宣子

爲愛千竿玉垂陰似古城弟兄俱挺立文獻各標名
握粟親年晚浮家越浪輕相期早得意遠伴此君清

孝子久傳名誠通物表靈當年虎失猛此日竹還青

墓墾無留敍庭荒枕舊廳惟存古題誌寶惜勝如經

贈盧次夔

家住東郊深能詩人共尋水投閒道錦玉軫斷文長
城漏宵添滴牕花畫減陰新涼白頭句清甚費悲吟

送趙幾道邵式司戶

無離秋水平有句官曹清揚揶欲落盡菊花愁晚生
書多前益智文古後垂名功到闊深處天教勤苦成

常德郎中林公挽詞

結珮聲名遠康沙興託深惜無長綆繫終使夕陽沉
蘭省空頻召桃源不再尋雖傷有北毀難減是南金

贈鄭秀才

文苦意尤切色低聲轉微三生住淺土一毫四深歸

藝圃筆鋒掃侯門塵柄揮何斷素車集回繞絳旌飛

贈李秀才順之

怒漲爭茅竹安流節斗門行苗存水則縮板護河源
士李昔陳義守奚能聽言便當生廟食禾熟賽雞豚

送侯居父

宅古竹陰晚書殘燈焰稀深知靜者趣轉益宦情微
別殿行催甲休工坐掩扉御前清切地重得薦皇闈

贈高竹有外姪

要女已爲客參翁又別行相隨小書卷開讀短燈檠
野影晨迷樹天文夜照城須臾遠遊什題寄老夫評

贈夏肯甫

自識賢尊熟常將遠到期忽傳千古信虛抱一生疑

恨菊來何久愁梅去轉遲應留起春蟄詞落未堪悲

趙知府毋齊安郡太夫人挽詩

生死已無憾抗人休淚頃惟留不盡德常動故鄉情

霜淨水方落風高山轉清閑思與令子幕府再同盟

沈氏書堂

應與石渠並又疑金匱存曬書天象切浴硯海光翻

我老行罷讀君材重細論猶言無一字大道始歸根

薛子舒墓

悒悒西門路樵歌占晚雲燐迷王粥宅蒿長孟郊墳

少病憐醫錯題書與父分又言重把筆兼欲使余聞

項君先有幽興堂其子木即以名庵

平生意外事身後有誰知魄靜雲稀出神游月共移

春茶翠旗展雪茶錦擔兼更欲添幽興惟消桂樂枝

施翔公堂教長沙

著蔡義前識筆筆韶舞後音追回賈誼駐喚起屈原沉

湘水汀烟闊海花署雪深余行陳迹久因子一微吟

送劉幾道惠安尉

少年嘗苦節從我北城隈麗日明文苑繁星讓斗魁

垂垂綠綬晚冉冉白絲催更莫游仙去鯨波奏凱回

送陳約南知永豐

四十未朝蹟三經綰縣章嫁頻知子熟醫老悟身嘗

菊趂行時色梅催到日香還欣肺氣減中熱變爲涼

王祕監令人挽詩

頗憶朝除禫俄驚逆徹帷自堪從子住何用與夫歸

起隧新藤苗重疊宿菌排通家只今盡老淚逐風揮

奉送周知録朮叔祕監其舅也

謝傳悵何遠羊甥良自嘉帝鄉沉迹顯圖户衆縲誇
鈞吟客星雪林疎處士花衰年怕分手閑發岸頭沙

葉路分居思堂

葉媼開新學周人飯野蔬明經傳一相考古付三餘
苔色迷青簡蟲文餘素書君能葺遺址堂宇勝於初
苦説諸梁後簪纓富遠孫白袍雖嫛婕黄榜未霑恩
淡泊磨冰硯蕭條倚帳門差余忝宗末老病不堪論

葉文翁再薦不中第駐兵永嘉暇日必從予游博
聞善論而恂恂衆人中無異寒士初衛国夫人黄
氏君之五世妣丞相顒高祖也少而嫠居建義李
以教後進丞相既貴以爲夫人之報焉君因義李
故基作居思堂請予賦之嘉定十四年六月

王通判挽詩

祖德風規近詩流句法超已多山邑政恰火省郎招
旅館身俱寂傳家道未消長令漢楊震名逐左原標

林簽判挽詩

作邑有何好利民翻害身怕回湘水月驚失象臺春
暮草已多碧園花空復新更嫌鶯百語幽憤不勝陳

送張知録

門閥飛龍後家声入館前身饒太常第客欠廣文氊
流落無先譽遭逢有俗緣炎洲路多少謾數去鴻邊

水心先生文集卷之七

水心先生文集卷之八

前作

章貢黎諒編校

律詩

送鄭景望二首

兩地堆擲一閏中十年監牧九鄉崇安興遍就東南養遺俗將陶雅頌功愛護元身如寶玉鄉宣時序成螟螣遠知獨上千山路處處梅花逐煖風

江左諸賢盡凋落遺來名字未深知願公年德如前輩救世熱腸莫後時國重四維人建立天還一統道藩籬彌綸康濟何曾極自古忠臣不遠期

曾晦之挽詞

交游盛處失駢驂筆硯窮時縮碧藍驥老尚能舒駿逸蟲潛終不慕芳甘壽過捌拾人人羨恩在鄉閭事

事談埋沒平生無限意夜深樵唱起溪南

次韻喻叔寄九日

遶湖秋色去茫茫塔立峯端表自強因上岩嶤覽吳越逆從開闢數羲皇暖風駐帽嚴公會草閏勾花絆客觴閑却陶潛玩幽獨可憐車馬共誰忙

中洲處士折梅花并新語爲贈率易鄙句爲謝

中州之中十樹梅蟠枝着地照蒿萊即非無主憑誰伴自不衝寒要早開午蝶只隨游子意暮笳難寫遯夫哀幽懷寂寂天應吳挿向歸帆雪滿桅

送劉德脩時在京口

日日秋風江倒回江邊執手重悠哉兩山只欲當中住一舸還應却下來說與蛟龍息豪怒亦令鷗鷺少嫌猜吳頭楚尾何時極社就前詩併展開

送范文叔知彭州

君今結束歸何勇我獨棲遲去不能江水入冬猶浩蕩風帆逼歲合騰相逢論事信徒爾清坐矢心嗟未曾想得彭州退公後夜窓重整照書燈

送潘德久

每携瘦竹身長隱忽引文藤令頗嚴聞道將軍如郤縠不妨幕府有陶潛江當闊處水新漲春到極頭花倍添未有羽書吟自好全堤白下入詩奩

樓參政挽詞

外補何多只近州却於中外賜淹留晚參國論非無樂苦說時難更有愁天下知心古來少人間此夢覺

應休自嗟不識鄞江路清淚因公寄海流

無相寺道中

傍水人家柳十餘靠山亭子菊千株竹雞露啄堪幽
伴蘆菔風乾待歲除與僕抱樵趨絶澗隨僧尋塵禮
精廬不知身外誰爲主更覺求名計轉疎

趙路分挽詞

平生王孫志太康承家孝友更温良鴻冥鵠舉須言
命桂死蘭摧不斷香古有夫時堪恨惜從今廝處取
酬償佳城況遇朱公子大姊高牙屬令郎

陳益謙挽詞

余與益謙居相望疇昔雅相揖而已益謙死其子
以書求哀挽言君之材與學皆余所未知也訊之
王成叟信然乃爲作此詩

告南巷北水同流稻粱參差各自謀不料多材能轉
物更憐無地與伸頭蛛絲委架詩書慍鷺羽空陂歲
酒愁好在夜深明月淌人間地下兩悠悠

寄呂巽伯換酒亭

瑯琊初址未完牢猶倚虛名用我曹自可全將醒前
了何因褊向醉中逃艱危未肯當時共誕逸空傳後
代高還有遠孫留墓側繞亭寒葉夜騷騷

併工

併工催作趂春前又值春歸一笑然新筍頓能長數
尺晚花寬與待明年回廊寂寂爲苔地後塔陰陰造
雨天坐睡不驚還自覺鬢鬚將老到衰邊

菊花開送徐靈淵

白頭幾度逢重九方是今年種菊花衰病自憐何處看馨香聊向小園誇討論搖落生光怪暖熱風霜與麗華正好行吟君已去別移秋色付誰家

次韻韓仲止

塞户低眠畏北風詩來喚起自江東林迷久已隨甡鹿磐止何曾有漸鴻常日雖刀希楚富千年鉛槧謫丘窮莫將新意翻碁局一等成虧付國工

齊國太夫人挽詞

風樹秋悲乞暫閑壽星宵隕幾時還子同房杜經綸地夫在荀陳伯仲間恩重七封開表海行高三美勒名山猶言未足平生養看即元台恨莫攀

安撫待制侍郎徐公挽詞二首

玉質金章映海濱養成天德異凡倫曾頻窈眇閑前聖管葛麤疎付後人惆悵窮途三訖癸吁嗟厄歲再逢寅送公何物堪將去留在埕銘石色新

欲水那得不醒然北看成南醜又妍建策須爲萬世慮孤忠亦有一身全皇文忍向生前墜夢事方從死日傳莫指鳴山歸路熟青林黃葉度年年

許相公挽詞二首

容成堂上光華別謝客巖前意象閑身到三台良未滿年添九老定誰慳高期落落塵囂外苦論喧喧醉夢間我欲爲公深着語桂林芝樹不同刪

行露空多曉色濯夜香燒斷作飛埃松江鱠好憑誰

憶金谷花濃只自開玉女雲中應盡去仙人霧裏更重來千年一判禁銷得涕掩寒塘錯莫回

送丁子齊主簿

明經六十未收科自取南官計若何來歲須將一戰霸浮家今厭百程過預愁菊葉行中破還喜梅花到後多從古功名致身早誤隨陶令晚蹉跎

丁少明挽詩

枕冷秋山不記年時時逸想醉看天吟成絶妙驚人句散盡麤浮使鬼錢萬卉有情風煖後一節無伴月明邊新來王子碑能說筆意堪將此共傳

宋仲方遊吳袖文索詩爲別

九曲絃歌滿巷傳儒林聲價有誰先昔年少學隨羽久今喜新文信汝賢刑後畫前元未聖南花北兼定誰妍終期猛進一篙力透過龍門急水舡

毛宏夫挽詞

我昔髫年侍此翁自甘窮僻古人同道修白業曾先悟官近青雲却未通庭長嫩蝌新戲雨徑存衰柳舊搖風世間榮落私情盡留得清名是至公

直院中書莫公殂往哀痛不能成文輒留小詩灵几并致鱸魚金柑爲奠

閣老今無地上身黃麻紫誥两沉淪虛懸東嶺來時月難挽西山去後春試割冰鱸猶脆薄重飧野橘尚甘辛最憐趙子同心事相看題封淚染茵

薛君季常挽詞

汨羅謾隕離騷經伊洛源流今更清自別三年無信
息忽驚一日有銘旌乾坤未放虛空壞蚕觸猶須事
業成桂樹團圓半丘土春風還許爲君榮

題彭澤縣尉聽林壑之勝

彭澤西山天祕惜淵明未敢發幽緘始從石尉兼玉
尉洗出前巖到後巖也只暫時供步屧可能終老卸
朝衫應須却誦歸來句重把家園草自芟

送趙提幹

與君中外情偏厚嗟我龍鍾志已摧豈有尋常墮泥
滓不教宛轉助風雷花枝買笑前村趂柳帶牽情別
浦催細雨酒亭東望處應將新語寄潮回

賀縣尉

端罷還有北人風大雅元非楚士同此日深探應徹
底他時直上定摩空離家杳杳百灘外過我昏昏三
伏中離破屋荒無路入荷花招手席門東

送曹渚夫

東南作闕歎年徂遠遠參司到蜀都元帥幕中須受
辟生羌界上也分符閑吟杜甫詩千字時載程雄酒
一壺只我衰殘望君切杜鵑聲裏認歸塗

謝李叅政因送曹瀘州寄簡

大厦元須獨木枝李公補處屬良時千年立國唐虞
上一念勤民禹稷思恨昔寡聞空自誤況今消盡有
誰知雙鳧雙鴈蕭蕭影孤嶼亭邊正看鵶

贈李秀才肖舒

帆来帆去海中山自笑曜仙歲月閑忽值巡遊防豕
突也叨扈從識龍顏寺傳弓劒烟嵐外門掩詩書浪
泊間待得諸孫上金榜九重高拱報堯班

郭伯山挽詞

兄弟窮經各一時百年義塾尚留炊講燈常照鶴窺
坐壇杏半紅猿揀枝未奏邉功明主惜將成京秩故
人悲挽君已老應先盡安得埋銘更後垂

題王叔範自耕園

自耕不要從人得知在盧南第幾街吳地于今說佳
麗浙人自昔巧安排包留花竹春留巷謝遣蒲荷雪
淵涯必想新園名字出故時臺館半沉埋

福國太夫人陳氏挽詩

曾經天語賛華簪應是忠多報獨深寂寂孤鸞羞鑑
影輝輝雙鳳失梧陰冲心自與家規競空性都無世
網侵聞說埋銘親付祝照碑斜日下寒林

送郭黃中

鴈山削玉上青雲仙侶常游遣俗紛飛鳥可無能少
駐洞簫何幸復親聞看承下户恩尤重賓禮高賢意
自欣忽憶門西貧士宅蟄雷繞甑黍初饋

劉孺人挽詩

嗃嗃當年女手縫一家從此更雍雍性安於善行無
迹見自爲銘筆有蹤聞說湖清見龍首還疑苔長纍
雲峰哀情變化何終極留澤麥霄絳遠松

張提舉挽詞

令祖親扶日馭升孫今喜復似翁清恩波再入淮流
淵信節初傳嶺外名夏木千重添野趣秋風三疊寄
幽情長年慣唱漁家曲難聽茲晨薤露聲

薛端明挽詩二首

可但補闕名官日不逢引裾強諫時上朝有疏天常
納下殿無行誰獨疑論道何如出綸晚督軍頗嘆封
侯遲凌烟畫手今寂寞荳蔻林高荔子垂
冰稼初融闕月沉英豪四坐地爐深爭看塵尾頻揮
處難了朱絃未盡音惟我輕談當世事知公默會古
人心空山穩對梅花宿錯向林逋墓裏尋

送林子高

老我追隨亦贅人研軒標格久成塵意先遠水常趨
海鄧與修篁自作筠諫苑舊知欣有信漆坊新隱莫
無鄰 海花應待行時發野岸山房探得春

塔頭林君挽詩

之河繞浦各紆縈結束樓臺穩更清全與好人修實
地任教流俗趂虛名兒應自了書林債淚苦還滋墓
栢榮今歲田荒望周急鄉村憶着倍關情

題劉潛夫詩什併以將行

寄來南嶽第三藁穿盡遺珠簇盡花幾度驚弘祝融
泣一齋傳與尉也誇龍鳴自淌空中韻鳳嘯都無巧
後哇庾信不留何遜往評君應得當行家

送宋知録

與子比鄰計未疎河梁新駕月明初老人輕作三年

別强記難忘一覽餘鄧相喜材添苟務寺丞引類惜
朝裾只愁戀着衙樓好回厭家山道不如

和王宗卿白兎詩

鵶帶初陽照廣津兎隨斜月滿蹄輪瑞登韓筆名尤
重喜動歐吟事轉神不道奇毛妬霜雪應知雅意合
松椿龜年鶴歲猶嫌少獻與尊堂別紀春

李處士挽詩

憶吟詩句與君兒曾說高宗涕自揮兩地兵休重富
樂百年家活共輕肥多留螢火明書案閑看魚蓑傍
釣磯身內已無塵土僻霜阡雪塢送將歸

衢州雜興二首

玉研朱兮不可尋暖風催綠麥成陰越山行盡見平
野江上水流無逝音地近京師都邑壯俗兼吳楚習
謀深詔書寬大邦人誦知有賢侯綏轡臨

樓梅野雪掃成泥桃李紛紛照舊蹊行子束書輕駟
馬主人炊蓴候鳴鷄百年囷囷荒蓬藿萬里耕桑接
町畦堪笑腐儒何用此只今飄轉梵江西

送劉晉卿

草黃木脫何所適使我感歎生百疾天驥屢爲駑駘
笑良玉空遭碔砆黜少年莊志思絕塵只今作計常
後人明堂巨棟吾何有護竹養花甘隱淪

七言絕詩

題閻才元喜雪堂

東來十月黃塵滿霰點霜花總未堪恰是使君誠意

足帶將臘雪赴荆南
平壓龍山五尺危堕鳶何處避陰威漸令融罷春泥
輭麥浪黏天燕子飛
簷角低猥小凭欄霏霏只合對高寒他年認得名堂
意不作銷金煖帳看

除夜元日連登煙霏樓

巖巒寛去靈虬寺水竹低横處士園此是蘄州無比
好亦如淵下好山川
摧荷禿柳不勝春脉脉荒堤數過人我若有材能速
化應將地巧荅天真

元夕立春喜晴於是郡人久不出矣

膏火無光已累年歡娛少味是窮邊強吹簫鼓迎鳥
帽勾引遊人近酒前
十夜茅簷宿凍雲商量送臘又迎春併將東蓂熏天
焰回得陽和捧日輪
爻褐家紬闊闊裁抱孫携子看燈來餘甘暫棄從教
覔莫鬬機心漫自猜

岷江愁二首挽陳持中知府郎中嫂恭人

岷江諸峯如獻酬岷江潭頭紺碧流不愁水生勸人
去只愁人死送山休
誰家雙旐楊春波黑頭中郎宰相科有兒有女後應
好同穴同時今奈何

劉高士自畫琴横膝前對雲起求詩

試向遶巖擁壑時弄絃調軫按前徽未須寫就多情

曲饒與閑雲自在飛

水心即事六首兼謝吳民表宣義

生薑門外山如染山水娛人歲月長淨杜頤城同楔飲法明闔郭共燒香

我久無家今謾歸賣田買宅事交蒲填高幇閣爲深費柱小簷低可辱非雖有蓮荷浸屋東暑煩睡過一陂紅秋來人意稍蘇醒似惜霜前零亂風

柜霜旋揷花疎疎甘菊新移日麗枯花草只今如此在幾時寫作會昌圖

聽唱三更囉裏論白旁單棹水心村潮回再入家家浦月上還當處處門

吳翁肥遯逾七十木老芝荒手自鋤惠我篇章成人字西鄰得伴亦堪書

詩悼路鈐舍人德久潘公

詩人冥漠去何許花鳥相寬不作愁耆舊只今新語少九原喚起常蘇州

風騷閫域自難親隨世聲名未必真更遠更疎應不在山謠水語記精神

憶昔論詩不自鐫上規雅頌復誰先此絃合爲何人絕重撫遺編一慨然

柯君振相別三十餘年爲言親喪不能舉請賦此詩庶幾有哀之者

土淺難藏夢裏身春花秋草幾悲辛無人爲買南山

麓月尤風櫺作好隣

橘枝詞三首記永嘉風土

蜜蒲房中金作皮人家短日掛踈籬判霜剪露裝船去不唱楊枝唱橘枝

琥珀銀紅朱是醇私酤官賣各生春只消一盞能和氣切莫多盃自害身

鶴袖貂鞋巾閃鴉吹簫打鼓趂年華行春以東崢水北不妨歡樂早還家

贈[redacted]道人

赤脚蓬頭古觀旁沉迷人海意茫茫公卿見了無言特更說長生別有方

過葉威仲不值

菊苗新擢馬蘭叢柳老吹花拂掠空聞說先生過山去釣絲無主繫東風

余泛舟不能具舫創爲隆蓬加牖户焉雖然一將來匆匆去也要身覽對好山新拗蓬牕高似屋諸峯獻狀住中間

鋤荒

鋤荒培薄寺東隈一種風光百樣栽誰妬眼中無俗物前花開徧後花開

送朱相士朱文昭族孫云得劉碧雲相法

南蕩書林長幽羅碧雲鞋底曬庭莎從今湖海須行徧眼法雖親要看々

潛經閣

當日先生住一軒手抄六籍自忘言至今遺墨如新
寫付與樓居四世孫

題施紙被蔡宣義所截孫太守褒諭帖

乞子齁齁暖凍軀押衙得得奉親書孫公已去蔡公
死近日鄉人莫不如

劉氏女自誓爲尼憐其操者幸助成之

漢上洪波不可親夔州華髮自嫌貧世間浮想如枯
蠟還向虛空嫁此身

送蔡學正

鍊盡剛成與物和崢嶸夜氣合清磨好溪新漲連天
綠近境無風亦不波

奉酬般若長老

簡師詩語特驚人六反撇騰不動身說與東家小兒
女塗紅染綠未禁春

營師常秉燭爲人說氣色戲成此絕

曙色熹微已出門肇浮熱眼相旁人不如睡足朦朧
起留得沉光看本身

衆議留李師煉丹既而不果

大養經年永未收病身還向急時求道人別覓安爐
地今夜潮平下館頭

下僊看梅

背人遠住寒師塢何意追尋特特來更要明年此時
鄧溪翁相喚不相猜

隨山的的五千樹慚愧識花人姓施說侶龍形都不肯昨朝新見水沉枝

對讀文選杜詩成四絶句

一從屈原離騷賦便至杜甫短長吟千載中間多作者誰於海嶽筭高深

絶疑此老性坦率無那評文兼世情若比乃翁增上慢諸賢何得更垂名

江淹雜體意不淺合彩和音列衆珍揀出陶潛許前輩添來庾信是新人

草堂四松看摩空瀼西千果交青紅以須隱約住蜀道可惜奔波離峽中

題學海樓

夜誦都忘浪枕宣爾家江月舊樓存新來摶使朝宗近目送風帆到海門

張總幹挽詩

長年官食旅邉州當路知音不自由薦墨雖圓人已寂半輪斜月返新丘

翁常之挽詞

晉書唐吟老愈奇堪嗟勤轉是風機幸能栩栩形中去何不蘧蘧夢裏歸

秀峯挿天下回溪曾送郴州路久迷更欲扶衰爲公往蔦陂龍化的盧斯

陳待制挽詩

喚作成虧總雪消等閑好惡任風飄齊疾自要乘千

駟顏子何妨飲一瓢
已報西川落那邊囹盃索賭計茫茫也知漢北餱糧
聚能使江東保障全
昔年行住偶相同拾策追羊徑未通只麽空歸在何
處一竿紅日海門東
世事從來半局棊夜眠還有不應時峙巖橋畔船辭
柁岑水觀邊花發枝

送鮑賓甫

近年詩友東西去贈子驪駒媿不多古柳渡頭音調
別滄浪聞處夜深歌

請惟耿住水陸院

宰官不管僧閑事北秀南能揔未親說似隨緣耿長
老這回住院且由身

讀葉子元詩題其後

心閑誤比游絲轉境勝空疑濁燄流我亦輸君聞早
覺醉吟都與句中收

送別李毅高宣教

堪嘆嫋皇六葉孫直將豪武盖諸昆黃金散盡身如
寄閑管春風白下門

送黃巖二陳秀才

一雙璞玉稟天和遠向東州就琢磨待得求無痕縝
相莫言功用不須多

建會昌橋

十里滄浪絕岸遥幽人行處有誰招幸無車馬妨來

往買斷寒蔬取意挑

蔡良甫觀頤堂

觀頤有二義士窮在下安分內足而不希非意之獲斂躬退守而不顧因人之榮所謂觀其自養也

蔡君近之

不多花卉春長在粗有田園歲自豐爲問靈龜千歲訣此中風味許誰同

章仙姑

指水爲粮自療饑春江千里正逶迤應知偃鼠歸休地不在神龍起蟄時

小句送陳粹甫知録

蕩槳舟輕指外沙夾溪蕭蕭正催花南風借與迎親便未離家時已到家

送孫子淵潭州司理

我住瀟湘獄自清囚衫蟲蠹雨飄零如今三院更幽寂閉戶勘書花滿聽

郭寧爲鄭全真歿買田以贍其後

鄭生在日常無食身後悒惶又可知郭象有緣天付與新租滿確不言飢

贈通川詩僧肇書記

海濶淮深萬里通吟情浩蕩逐春風郊尋寸水龍秋住裁剪雲煙字字工

贈瑞鹿堂老化緣鑄鍾

寺寺簷花院院鐘誰人肯顏此山中待看窈窕廊陰

棗櫳袖踈槌荅遠風

寄題葉路分與君樓如今若肯從徵召總把

三峯乞與君太宗賜陳希夷詩也

封侯無例乞名山只許幽人獨占閑若會當時與君

意林泉合在市朝間

直南正竦三奇峯更著東西紫翠中面面欄干太親

切要看烟雨滄空濛

寄題駱子高解元蝸室

須知兩角怒蛙升即是千尋綵鳳鳴滄海定知伸縮

處君看黃潦漫虧盈

薛嚴州挽詞

瘴雨蠻烟盡掃清釣臺方軌淨無藤堪憐獨立滄江

上不許朱轓更一登

送胡彥思

秋旱兼春處處祈微茫欲雨又還非汝行恰值此時

別不到爲霖不肯歸

贈蔣知縣

穩絆芒鞋盡室行何曾遣吏向前迎存齋儘問深深

意只此能存不用名

紙貴應誇作賦奇無牛也復詠周詩長官況自清如

水說與邦人共展眉

贈孫十五道人

將軍橋畔女仙家年與鍾馗宴與花欲度世人無妙

訣睡長留日住蒼牙

送王宗卿

米多糠少賀豊登蓮吐雙蕊花麥五莖別有到家呈瑞處繞籬黄菊向人明

久遠曾閔膝前勞翻得龔黄意外褒但使親年多過百人間一品未爲高

題方武成詩卷

聞説莆中方左[redacted]年登二十便長吟鬼神送與天成句不道思多嘔出心

自古詩人高遠處看君淺步邁前峯謾呼賈島爲同社莫遣陶潛是別宗

送惠縣丞歸陽義我

二嶺福成翠骨堆一川罨畫繡徘徊三年塵土無人識山水虛閑與喚回

我在水心南岸村尋常風景不堪論等於天壤中間住草醉花迷共記存

送呂子陽二絶

七峯斜轉斗光寒千仞飛來雁影寬生怕彼君題篤盡更流風景後來看

好花移買自嫌貧浪蘂空多未許春放出江邊無數橘半黄半緑惱騷人

徐師皇廣行家集定價三百

徐照名齊賈浪仙未多詩卷少人看惜錢嫌貴不催買忽

林要陪難

薛景石兄弟問詩於徐道暉請使行質以子

錢畀之

彈九舊是吟邊物珠走錢流義自通認得徐家生活句新來欄典諱詩窮

渡浙江

晚霞銷盡月明鈎萬頃無風一水浮長怕舟師深擊楫自令洄洑起中流

遊衢州府園

破疑庵裏押衙石塵外堂中急就章猶有春風爲披拂看人歌舞過殘陽

再過雲庵

寥寥夜角難禁夜滑滑山雞只記昏風景不隨人老大蒼松無語對脩篁

次王道夫舟中韻三首

鸛鵠收聲避鷄鶵田家蠶麥已知秋西湖風物無人共時有跳魚入過舟

槖弓聽樂心肝盡拔劍論功目眥豪鳴鳥不聞千仞遠搏風鷹隼頓能高

舊讀愷歌追小雅近看羽檄過西京中興文字須公等咨我春山帶犢耕

因在秀州寄王道夫詩三首

衮衮紅塵五月留來時落木不勝秋只今春事濃如許萬里滄浪又一舟

魚龍遠避水光浮草木怒長山意豪獨立和風清宿酒晚雲收盡月痕高

潘君任甚詩能古葉子文高世莫驚何處有田求二頃向來三月決歸耕

水心先生文集卷之八

水心先生文集卷之九

前集

章貢黎諒編集

記

白石淨慧院經藏記

樂清之山東則鴈蕩西則白石舟行至上水陸見巨石冠於崖首勢甚壯偉去之尚數十里外險絶有奇致其山麓漫平深泉衍流多香草大木陸地尤美居之者黄錢二家累世不貧以文義自篤爲秀士北山有小學舍余少所講習之地也常沿流上下讀書以忘日月間亦從黄氏父子漁釣島嶼縈錯可游者十數有楊翁者善種花余或來就其花必大喜延請無倦間又游於其所謂淨慧院者院僧擇饒善詩義充從岳文捷皆黄氏子終老不出户而從岳又以其兄子

仲參爲予余時雖尚少見其能侃然自得於山谷之間未嘗不歎其風俗之淳而記其泉石之美既去而不能忘也蓋天下之俗往往皆如是使爲上者知冒之以道而不以偏駁之政亂之則以余所聞於古人之治何不可致之有哉他日仲參忽來謁余叙其所以爲別者蓋已十五六年矣問其舊人則擇澆義充從岳文捷皆死矣其他老人多無在者楊翁者亦已死而草木衰謝不復可識因相對感愴久之問其院之興廢則曰門廡殿堂庫湢之室昔以毀而缺者今粗具獨轉經藏屋廬閣麗像設精嚴殆爲一院之極此今之所創而昔之所無也於是仲參請曰此經藏者先人以垂死之言命余輟其學而爲之者也雖不敢有其勞亦無廢於先人之命以公昔之所嘗游而今問之之悉也盍爲我記焉余既嘉其以成先志爲孝而重其申故舊之請且因可以記余之所不忘者故不得辭問其院之始末則曰始建於唐之龍紀爲廣教集雲而今名淨慧者大中祥符之所錫也其在政和嘗易爲道士之觀而後還爲院既還而睦州盜起焚於宣和之三年而淳熙三年十一月朔則此藏之始建也八年十一月

江陵府修城記

太原閻公治江陵始至與將佐行視新城壁反戰守之具曰美哉丞相衛國趙公之所爲也公莅荊六年不趣令暴興簡絀細苛壹於無事察楚邦保障是急

詭大力難爰集茲緒卒有功庸爲方鎮首家銘史冊書法舉焉而公弗命故無記者將何以昭丞相之勤久荆人之思其實受任代公其無泯缺之懼既乃謂某子以謀議名官記子職也始江陵息靖康之難伐苍盧逐虎豹四招流民重立坊市垂五十載漸還故初惟城朽敗日甚毀垣頹塹莫補莫續驢馬之馱可徑門關之闔不揆也前後守者以役衆費實不敢有意至言羅郭無用纔葺子州可矣人尚其居不自顧必　朝廷患之令都副統制總領錢糧講修築之政安撫使不得預議久不決趙公聞而歎曰郡守號稱專城近制仍提督修城今將修江陵而帥守不預并法意也遂具爲奏且合他司固請　詔許焉錢三十五萬貫米四萬石皆從中下役以江陵鄂州駐劄之兵佐以郡府之義勇趙公杖屨日出城上以勸勞之始於淳熙十二年九月成於十三年七月爲塼城二十一里樓櫓戰棚之屋一千三間浚隍池繚甬道備凡扞禦器械之用然後江陵之人更門益宅早卧而晏起四方之來者驚其厚墉崇雉巋然於長川大陂廣野之中環城以騁登樓而望知其跨江北連襄沔莫不慨然思憑國威而壯戎守也　天子遷趙公金紫光禄大夫以寵褒之孟軻論高城深池之利不如人和蓋先治其城郭者乃諸侯郡守之常政爾其後吏慢因循以爲幸其人之和輯可以坐鎮何必殫財動衆以新無用之城壘及變故起於倉猝則雖有堯

舜之民不能以自保此　明主之所鑒也

至尊壽皇聖帝順天從時不輕試征伐自淮南至京以西數千里險害之地皆特使將軍城之州縣主給期會而已獨江陵爲後而趙公嘗相　天子知上意因力以請然則閻公之欲記豈獨以明趙公之績哉所以示　壽皇聖帝之規烈使臣子不敢忘也

趙公名雄爲右丞相去江陵而判其鄉資州閻公名蒼舒爲吏部侍郎待制龍圖閣其繼趙公自漢中徙焉紹熙元年八月二十日

漢陽軍新修學記

古之言曰一道德同風俗風俗之難同也以其陋而遠雖道德大備之世莫或齊焉江漢蠻荆之雜爾自虞夏時治之畧於中國惟周以增累仁義化衍南服至能使江沱之媵躬無怨之勞漢廣之女息游者之思歌於正風號登太平矣然而國別土斷卒無卓然以忠哲志義之材自成者及楚用其民縱横吞滅君臣暴詐之行著於春秋久而孫卿屈原之徒議論風旨爲天下師則怒峽之巔絶沔之涯蘭芷芳潔寶璐照耀而楚之文詞嘗盛矣是其昔之和平專壹秉内性之理義有合於風雅者或不自知其善也而悲憤刻約琢外巧之卉木遂變風雅而爲麗淫者亦不自悟其失也隨習遷改常性爽越千載之後終爲楚人之材嗟夫周道之備也江漢之民雖觀感其善性而未能成材逮王澤之衰也反沉溺於荆楚之習而不

克自振可不哀歟今吳越閩蜀家能著書人知挾冊以輔人主取貴仕而江漢蓋鮮稱焉豈其性與習俱失之哉漢陽昔鄭子也以遺音求之正召南漢廣之地岸南即鄂州今之巨鎮王師所屯通闤大衢商賈之會物貨之交也漢陽獨力漁勤稼不以走集逐利相夸詡士大夫以其俗靜而樸往往捨鄂來居焉軍學地卑下先時江暴漲南湖不泄洄洑停積摧剥墊壞知軍事吳興皇甫煥築而隆之盡撤舊屋更起新宮既成而堂廡崇崇百楹相扶墻甓外周赤白炳明侯使請記於余於是東平鞏豐實爲學官夫以鞏君之博敏達於教皇甫侯之聰明辨於政爲是役也不徒示人以材力之所能至而已使其考正古今之俗因野夫貧女之常性而興其俊秀豪傑之思一其趨向尊其師友畜其聞知廣其倫類極夫先王道德之正文獻淵源之遠而一歸于性命之粹其視成周之士庶幾乎何必爲楚人之材也千載之習固不足以亂之矣若夫利禄之學枝葉之文口耳教導媚世希寵斯又在孫卿屈原之下爾非所以媿也故爲記之以答其人紹熙元年十月

覺齋記

所謂覺者道德仁義天命人事之理是已夫是理豈不素具而常存乎其於人也豈不均賦而無偏乎然而無色無形無對無待其於是人也必顯然獨悟必眇然特見其耳目之聰明心志之思慮必有出於見

聞覺知之外者焉不如是者不足以得之古之人其養是覺也何道將非一趨於問學而不變乎將非責難於師友而不息乎將非先義而後利乎將非篤於所以自爲而不苟於所以爲人乎是其得之也死生禍福齊焉是非邪正定焉人之大倫天下國家之經紀耳極於是矣余觀三代之後世遠俗壞士以利害得喪爲準的雜揉其思慮紛汩其聰明以求參乎人情違順之間喜相詭也怒相忤也障固其公共者使之狹小闡闢其專私者而更自以爲廣大也於時獨悟特見之士覺於道而違於世昏然爲天下大迷悲夫以一人而覺一世之所迷合一世以咻一人之所覺其所謂問學師友之序義利人巳之辨常患乎乍存乍亡若起若滅方與世俗交鬬而未巳也然則理雖常存而覺之者病矣及其甚也異端之說至於中國上不盡乎性命下不達乎世俗舉以聰明爲障思慮爲賊顛錯漫汗而謂之破巢窟頹弛放散而謂之得本心以愚求眞以麤合妙而卒歸之於無有是又大異矣然其知是也其覺是也亦必頴然獨悟亦必聆然特見耳目之聰明心志之思慮亦必有出於見聞覺知而後可士徒厭夫雜揉紛汩之爲巳累也遂捨而求之者十八九矣嗚呼聰明固無紛汩而正矣思慮固無雜揉而壹矣道德仁義天命人事之理不可以有易也夷夏之學不可以有亂也以世俗之覺蔽其中而又以異端之覺奪其外則理之素具者其

不缺而常存者其不隱乎是故今士之於道有二難焉華陽范東叔名燕居之齋曰覺使余記之蓋東叔之致其知深矣故以余之所疑質焉紹熙元年十一月二十日

煙霏樓記

煙霏樓者本西樓也太守仲并更名之余自湖口渡江沿淮北上至王潼洲燒葦夜行投宿民舍遲明道上車夫與牙兵相詈擊慰謝之然後肯去踐小楊湖一步數陷所過空隄絶岸敗蘆衰莽而已入濯港乃見黃梅諸峯雄秀可喜而百餘里之間碎坡叢岫靡迤連接淺泉細石經絡田畔則斬之土無不闢而居者相望矣然而州無城堞市無廛肆屋無樓觀佳卉良木不殖公私一切簡陋四方之集徙者以欺誕苟且爲生促具衣食則止其於絶埃煩近清宗理榛荒致茂好居高覽遠以遂其生之樂非惟不能亦未之知也故郡之涵暉見山與超然觀之廢址不散則偏景蔽而意昏皆不足以處煙霏者直通判廳之西其下中洲隱士李之翰所居稍有水竹花石之勝四旁廬宅以寬且遠不見甚陋鷗鷺之羽雞犬之聲飛走喧寂各會其性林樊間錯晻靄西去對靈虬馬下等山拱揖賓伏陰晴旦暮天地之氣迭爲降升登之者亦如在吳越綺麗之鄉湖湘清幽之濵使吟者忘句而飲者忘酒也蓋一州之觀無以過此夫蘄山澤之聚淮之名城也豈其天趣不足哉特地方有未盡爾

以余之不肖忝長吏於是不能疏滌其陋以安利之徒品擇其美以自縱也豈古人所謂富而教之者乎顧今之吏有不可以此責者故記其說以遺通判事朱君俟刻之樓上使蘄之人能盡其性之德以爲材盡其地之力以爲利生殖遂長而美發嗇用堅實而久成如韓之樂公劉之芮鞫淇奧之君子亦欲其知自茲游者始也紹熙三年正月四日

李氏中洲記

君隱約於蘄久矣在城西中洲依水爲圃蔭茆而宅無所燕館不崇珍臺其間蹊隧僅通而已春陽開舒似有敷榮揫斂氣應不厭摧落四時之序略備而已蘄人以其居而安游而樂因即而名之販夫走卒皆曰中洲不斥言也君之可稱有二焉世之豪傑特起之士豈不正其性命之情哉然而氣血之偏使常制其中和利欲之交習常行於理義終也則勢力之高下爲進退歲月之壯老爲盛衰規貶未忘而身又蹈之何歟蓋君於氣血利欲之雜先盡矣遺世以順照物以哲故能養心於內不暴於外盈伸俯仰有以自信雖薄滋味簡服用約居處頹然窮老而可樂之實常在矣一也佛之學入中原其始固爲異教而已久而遂與聖人之道相亂有志者常欲致精索微以勝之卒不能有所別異而又自同於佛者智不足以兩明而學失之略也君始學於佛既悟其說然後歸而求之聖人之道有是乎無是乎反倫類者易知合性

命者難辨於是誠得其所以不同者故其修身教人出於仁義道德之本統而知入德之有門矣二也不富於技而能已足者士之常道也不分於用而能已成者士之常職也仁者人之所以爲人之實也不求仁則失其所以爲人求仁而不得其所以爲仁不可止也古之人捨一世之所重以求其所謂仁者後之人求一世之所重以喪其所謂仁者夫重與輕不先審而以其所喪者爲所求人與已不先察而以其所競者爲所樂可乎不可也此君之所以爲庶幾而余之所以媿君也君已七十中洲之上木老花殘不復計惜所察將益警言所進將益深不惰不昏以俟天命嗚呼余之媿君未已也李氏名之翰字周翰

司馬溫公祠堂記

公河內人生於光州因以爲名紹熙三年太守王侯聞詩改祠公郡東堂光邊遠極陋民之智識不足於耕殖而何暇知公之仁雖然公自元祐以來由京師達四方家繪其像飲食皆祝非必師友士大夫能敬公而已公之鄉已不得見因其嘗生也表厲尊顯以明尚賢治民之本首此侯之志歟自王迹泯而聖賢之德業不著士負所有而就功名以爲凡用世操術必將有異於人而後可故或詭譎其身而出處亂封大其欲而廉隅失朴拙稱任重跌宕爲豪英寡學多惷謂之有力先從後畔自許知權其謬於情性倫理固亦多悔而猶強忮堅忍以冀其成者蓋道德喪而

流俗驅靡之然矣公予弟力學進士起家州佐從辟官使承事猶常人爾充實積久而廉夫畏其潔高士則其操儒先宗其學去就爲法故坎趨中繩墨用捨進退關乎民心爲宋元臣至於深衣幅巾退然山澤之間誠意至義不敢加一豪於嬰兒下走而同其吉凶憂樂之變豈必殊特自許謂當離類絶倫與人異趣者哉若夫比並伊呂配擬經訓使人主降屈體貌自以聖人復出及其造事改法衆所不向天下大擾而公以身爭之稍還其舊以便民小人比而怨公遂納善士於朋黨而指公爲魁傑追斥崖上刻名堅石播之外朝士皆燬廬滅迹同族廢錮當是時天象錯戾碑首卜裂其後女貞入中國海内潢流余讀實録至靖康元年二月壬寅詔贈公太師未嘗不感憤淚落也蓋是非邪正久鬱不伸至使夷狄駕禍以明之而後止然則公獨夫之力豈能動天而天人之際何其可畏若是哉余是以因侯之作併論次以明聖賢之德業不在彼而在此也

六安縣新學記

六安皐陶故國亡後四百餘年而英布與項羽滅秦又助漢畔楚再王其地云孔子叙書列古聖人堯舜禹皐陶四人而已余嘗疑堯舜既垂治法而知人安民尚猶難之則使後世何以耿中焉夫盡其身之聰明遇事成理而於性無所失豈非聖人之德人理之正哉然而以質獨就者常遠於性以材恃見者常離

於身蓋其理謬其德薄而非天下之材矣今也將合天下而立常道則患無聖人者嗚呼堯舜之難不其然乎自臯陶開天德之品與九德之教以成天下之材非天下無聖人之患而患無是質與材也果誠有之遠若使近雜若使親因之勿廢也就之勿更也翕異爲同會以爲多續短爲長其家邦也各乂爾其采事也競勸爾故教德之方自臯陶始能治天下以常道能起天下以多材禹湯遵之至于戍周不然則有偏無枚終爲天之棄德而堯舜之難常在也至後世之學乃以充備盛德爲聖人廢其材更其質一施天下之智愚賢不肖必至於道而後用之是何其與臯陶異指耶將後世固美於教而臯陶未之及耶余不得而知也及英布奮一夫雄狡事至微末則自司馬遷以下皆喜稱之道之升降又重可歎已會稽陸子虞爲六安令新立學日取責酒錢一千饌諸生懼且去不繼則食絕學壞也來請記余嘗以公事自巢父許由所居北行沿淮望潁水西入梅林沙窩百餘里中山四合如攢綺繡南下蘄舒所謂四五祖藩天柱峯信乎名山哉或言六安山谷尤深余思臯陶氏欲至其處不可得夫九德者臯陶所以教學之所以始也故書遺陸君使刻于石紹熙五年二月

績溪縣新開塘記

田于山谷踰高逗深燒變築疊而堨引其泉流以潤澤之有所不及益鑿爲塘儲雨以待昔之聚民於此

者擇其水土之利固已詳矣若夫計田而堀量畝而
浚必使水無不足而不以雨暘之節聽於天時有水
旱而田無高下皆欲爲樂歲人之願雖然而人之事
不能盡然也民嗇稅輸而與官較尺寸之旱常以報
間則訟牒煩而詐僞起績溪之民無善俗矣王君木
叔宰是縣之始行視民田驗其水利之近遠塘堨之
有無而知所以豐荒之故曰凡不得水者當別開塘
注田爾農不可曰田狹吾安能壞見田又刻財與力
創爲之耶教之再三猶不聽木叔曰是不足告語其
治縣節縮稍得餘錢遂請於監司買民田使爲之古
跡之廢併修之塘之所須揵樁木石皆買與之工食
之不足者頗助之畢二年爲新塘六十八堨六買田
有自畝三十至六十步出錢有自緡二百三十以上
至千文飲田有自畝二千至三[illegible]然後績溪之田無
不得水紹熙五年縣民始不以旱報官而歲全熟美
矣木叔之治民又詳矣哉古之長民者示之以意其
次爲條教其次號令之最下者撻罰驅脅之意之難
從久矣若木叔知計田堀塘爲民利以條教告之以
號令使之而已民有不聽撻罰之爾夫將以利之而
已雖或撻罰之未過也今木叔以條教號令爲不能
撻罰之又不可故爲之買田堀之又爲之買揵樁木
石與之工食助之如父母待驕子然或曰非常道木
叔委曲以就其民爾夫委曲以就其民而可以利之
雖非常道斯謂之仁矣績溪之民忘之可乎不忘未

之計廢墜之可乎木叔名栁永嘉人也慶元元年五月二十日

樂清縣學三賢祠堂記

士患不賢與無德賢有德矣進而至公卿之位則爲其事不至者世以爲有命焉夫賢有德豈必爲公卿哉孟子稱禹稷與顏回同道當其時蓋已有流俗之論而孟子言之如此悲夫直以貧賤不如富貴此流俗之細爾猶不病德也至謂賢而賤終不如賢而貴有德而富猶過於有德而貧以夫區區自爲輕重轉訛習陋而使天下言賢有德者必將兼出於富貴而後止則流俗之爲害大矣然則以不至公卿爲命者是畏貧賤而樂富貴非命之正也故太子詹事龍圖閣學士王公十朋字龜齡溫州樂清人秦檜死首開直道對策　高宗寤擢上第　孝宗初力請復讎不合連守外州自紹興庚辰至乾道辛卯公名節爲世第一士無不趨下風者有錢公堯卿字熙載賈公如規字元範公同邑士也與公親友而年輩稍前於公錢公孝悌醇行爲善如嗜欲賈公惻怛長者惠貧恤孤皆不及仕然邑人高此二公雖天下獨知樂清有王公而邑人以爲此二公固亦其地之所有也齊是民也而賢有德者得爲士民齊不能相治也故士得爲公卿民得盡爲士而士不得盡爲公卿也烏得以有司之所別異而異三公者乎使王公之用能退而不媿二公二公之處能不媿其身此邑人所以推尊

之意彼區區者無預也雖然有一焉民得盡爲士也而不盡爲士士不得盡爲公卿也而非賢有德者爲公卿身之所以自修非修其身者不能知而有司之所別異者亡號而目熟之也悲夫此流俗之害所以或細或大而終不可息歟始邑既祠王公于學又以爲學之再興錢公賈公嘗有力其併祠賈而遺錢者吏失之也王公之子吏部郎聞詩乃言於州列祠三公以平之先後爲次余美司封所爲且俱習三家子孫故爲之論孟子大指爲記因以審考流俗之趣好孰當否云慶元元年六月

醉樂亭記

因城郭之近必有臨望之美爲其人燕紓往來之地所以合衆紀時消煩娛憂豈天固設之哉求嘉多大山在州西者獨細而秀十數步內輒自爲拱揖高不孤聳下亦凝止陰陽附從向背以情水至城西南闊千尺自峙巖秘鹽港綠野新橋陂蕩縱橫舟艇各出菱蓮中櫂歌相應和已而皆會於思遠樓下士人以山水所到斯吉祥也益深其嗜百金一藏賕匠施僧阡龍交植歲將寒食丈夫潔巾襪女子新簪珥掃冢而祭相與爲遨嬉城內外無居人焉故西山之游爲最著雖然地狹而專民多而貧外有靚祜都雅之形其實無名園傑榭尤花異木遨者雖心競不相下然或舉債移質爲畢事而已固不能闘珍麗窮水陸也守長不察曰億侈富甚矣貪胥所窺暴令繩之必邏

捕以酒奪其笑語械縛撻擊破產納錢不如是惟利不數倍嗟夫以窶從奢求一日之樂而貽終年之憂不變者何也朝議大夫直龍圖閣宣城孫公爲郡之初訪民俗之所安而知其故至淸明節始罷摧弛禁縱民自飲又明年宅西山之中作新亭以休遨者名曰醉樂取昔人醉能同其樂之義孫公性不喜飲其政不專爲寬蓋通民之願而務得其情如此亭成而民歌樂之當是時四鄰水旱不常而永嘉獨屢熟殆天亦以其人之和者應之歟古之善政者能防民之佚游使從其教節民之醉飽使歸於德何者上無所利以病民也及其後也因民之自游而爲之禦招民以極醉而盡其利民猶有不得游且醉則其頼於生者曰已薄而人之類可哀也已故余記公之事既以賢於令之所謂病民者而推公之志又將進於古之所謂治民者也紹熙五年五月

金壇縣重建學記

致學莫要於辨人已之分而審其所處之義使己立而物不病可以達於道矣孟子謂伯夷柳下惠百世之師也以孟子之言考之伯夷以爲人不盡如已而已不可以苟用故必不用以伸已柳下惠不然以爲人固不盡如已而已亦不必志於不用故或用或不用以伸物夫二人之高卑皆過矣惟其於人已之分豫辨而所以處之素審故雖高而不傷物雖卑而不喪已也又以孔子之言考之不降其志不辱其身固

學之至極雖降志辱身而言誠能中倫行誠能中慮則亦不以其身爲私已也況於不傷物而不有其高不喪已而無至於卑其於人已之分尤豫辨所以處之尤素審一於恕而已矣裁成羣聖賢之道而制行定率性盡習而教法明用則自我而行可也不用則歛藏以待也此孔氏之所以學而顏孟皆傳之古今之義理準焉雖更燔滅壞亂而傳注終不能汨異說終不能迷也然則後之學孔氏何當哉敬其所傳可與言學之方歟簡傳注闢異說可與言道之序歟若夫人已之分未豫辨而以敬其所傳者貌加之所以處之未素審而以簡傳注闢異說者衆建之成已不忠而戕物不恕是故高則傷物而卑則喪已此非孔氏之學使然也奉議郎李公采知金壇縣改舊棄陋大爲學宮請前襄陽司理參軍路芾主教後學又請余記其大意昔太伯季礼若曾德於已不較於物物紛然就之不足已泮然自靖有餘也澹臺滅明行不游徑非公事不出戶言偃以爲得人古人之行雖殊學雖有淺深高下然未有不辨人已之分而審其所以處之者矣史稱子游吳人也而澹臺子羽蓋嘗從弟子南游至江方吳與越逆與至漢魏以後京口常爲江南必爭之地其人以智詐勇力擅名於時而古人之遺風餘教無聞焉何也今將因其地俗而教之以祿利則所學者固科舉之華藻爾若將教之以道則必自敬其所傳始必自簡傳注闢異說始嗟夫去古遠

而師友不明余上考太伯夷惠下參季札子游子羽折之於孔氏以爲人已之分當豫辨所以處之當素審也蓋庶幾云爾慶元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沈氏萱竹堂記

瑞安鹽聚漁合而北湖背市達人山水閑美游者恨不得居而父也沈君體仁始治園觀賓也以接清流累土以抗峻峯絲其四旁互爲蔽隱搜花揀石綿日繫月衣食所餘輙具焉然後遲客有亭延月有臺辭梅露蘂草木之奇品莫不貫序以先後屋室最大曰萱竹之堂沈君爲詩十章聞者皆和之而北湖之勝遂誇一時君問求記於余且自叙曰人之所欲寢處游觀而已君子則以義安其身者也我祖高曾被忠信服禮學嘗西入關北走洛師友天下之有道者沈氏之爲儒百年矣暨我不肖不敢墜先緒以有此也昔唐人杜甫詠詩稱權勢不如宗族故堂之前自生竹後自生萱言宅舍之荒落而非其族不游也淘米不能渾其水刈葵不能傷其根言飲食之疏薄而非其族不飽也噫貧猶可況少有者故我過而爲此所以合族人於堂共喜樂於園也非崇游而飾觀也子其爲我發焉夫隨耳目之願於無窮人之常爾至游觀之力不能足則無不撼也今君據游觀已成之利矣反以耳目之玩爲可薄乎古之人惟顏子知自備天地萬物之道其陋巷飲水如寄泊焉聖賢之致同而行不同也故或登東山登泰山歎逝川樂山以爲

仁樂水以爲智若此豈異人乃孔子也游觀之術進矣大而高丘大澤放蕩獨往小亦幽花叢薄嘯歌自命此文臣才士之所以逞其贍逸雄豪放臣逐子之所以平其鬱紆悲憂也累世之筆墨未有抑此而不揚者也又可陋乎若夫流連其耳目役使其財力以游觀之術資其人而身不獲焉此師曠所謂晉平公不足以聽之者爾然則君之爲此堂也既收合宗族同養其和平而又發舒心思特致其高潔亦可矣余故因君之自叙稍推進之使知游觀之義未當貶也

慶元三年七月

石洞書院記

東陽郭君欽止作書院於石洞之下石洞郭氏名山也初洞深邃無行徑薪者給採而已君始以意疏治盈前阻崖壁衆不知所爲欲止君逼視其罅遥聞水聲出空中曰嘻是也蓋鑿崖百步梯級而後進土開谷明俄若異境稍復深入臻於曠平則石之高翔俯踞而竹堅木瘦皆衣被於其上水之飛湍瀑流而蕉紅蒲緑皆浸灌於其下潭澗之窪衍阿嶺之嵌突以亭以宇可釣可奕巧智所欲集皆不謀而先成君又蔭茂密以崇其幽植芳妍以絢其陽左右面勢彼此回薄而山之向背曲折陰晴早暮姿態備矣君甚樂之以爲山水之美千載而潛譬猶趙璧隋珠璞於外而韞於中其一日忽彰何異武陵天台顯於今而闕於昔也既而歎曰吾寒生也地之偶出於吾廬非賜

余者吾其可自泰而游將使子孫勤而學於斯學其可以專盍使鄉里之秀益焉於是度爲書院禮名士主其學徙家之藏書以實之儲洞之田爲書院之食而斥洞之山爲書院之山示郭氏不敢有也君既卒諸子修之不廢而津請余爲記嗟夫郭君遠矣以學易游而不以物樂厚其身以衆合獨而不以地勝私其家也自君之爲是至今五十年成之之難傳之之久也游之興廢家之盛衰占焉學之興廢人之盛衰占焉學不待地也螢燈雪屋苟取尺寸而聖賢之業可成矣學以知意爲始以盡力爲終今夫悉其聰明傳之文字深已造於性命淺亦重於科舉而不能知其意則猶爲無所始也將何以終之乎君之子孫與其鄉人必勉之使之翫雲嵐挹泉瀨心形潔清以始終其學而卓異豪傑之材出焉然則學雖不待夫地而地固有待夫學也慶元四年十一月十四日

時齋記

余與巴西李公君亮同館同年相善也公間語余便私之室時齋圖以示余請記之問所以名時何也公曰在易時止則止時行則行是歟非耶余方謀議荆南不果作比迨道過錢塘公由太史乞守眉矣又不果後十餘年余召自温陵而公以少司空入侍迎余而笑曰可得記否余喪先人又輒不果其明年公自乞帥瀘以歸又明年乃貽書曰願卒記之時之爲用大矣發生於朽敗之餘流行於缺絶之後天地雖人

物之主而不自爲一皆聽命於時而已所興不能奪所廢莫之與也故物無不作媚取好求必於時者而況於人擇奇而用智爭險以賈力禍患壓而不悔血氣衰而未已惟恐時之去已也時常運而無息萬物與人亦皆動而不止易雖因事以明隨時之義然終不能盡其變通而古今憧憧更起迭仆知機發論轉而不得停也可不哀歟惟艮以息爲象時雖運而必息人以止爲本道必止而後行孔氏以爲君子宜取節焉是其義以止明行而非以行明行以靜柅動而非以動柅動也時所同趨將遯而不返利所共獲將弭而不進榮寵艷麗矣祿位酬羨矣而有甘澹泊安卑辱以自終其身者大則範世紀俗小則委已順命蓋時且行之而吾固止之物方動之而吾卒靜之也故能不失其時而其道光明此豈習於利害之情而以時自達者哉君亮性返而行沖曲肱一榻氷雪枯槁不與物對而山川草木無不自得入備顧問出守方鎮天下之言靜止者皆歸焉蓋公既有進於斯而余亦以自警也開禧一年二月

温州開元寺千佛閣記

始開元寺屋以里數門閣高百三十尺旁翼二臺千佛閣在其後高又過之鍾梵隔雲雨欄檻羅網階陛門户夸耀甚不獨爲一郡巨麗也於時永嘉至僻陋顯官富民之居涖冒而入賄藏好贈不實於篋而奉佛若此余頗記僧清了者來所過空聚落迎拜金帛

之獻舟衒輿輦以先至爲幸造寺洪流中不日月而成蓋薄其家而享佛僧自唐以來迄於渡江其俗然矣紹興庚申歲火延燒開元皆盡其僧感憤激發誓以復起死則後至繼之然自是人益以施爲難烏集其門側睨横出漫不酬對有終不捐一錢者辛苦踰一甲子猶未悉就已就者廣崇之度與初寺相百也所謂千佛閣者岳廣實爲之廣贍智博習能誦說俗所信愛施之差易積至三千萬斧斤不絶聲十年方之昔爲隘視今華敞矣顧他釋老舍兵殘火燬荒基斷礎相望十不能與一二也何論復舊美哉雖然余觀今之爲生者土以寸闢稻以參種水蹙而岸附罷削而平處一州之壤曰以狹矣異木別草爭植於圃隆棟深宇角勝於家鬻衣卉服交貨於市四民之用日以侈矣然則以昔之享佛僧者而自與情之所便抑異以安俗退夷而進華又義之所出也雖然將充夫先王之道而一由於至順則固不以吝於人者爲已利損於外者爲家侈然後富教而德正禮辨而俗樸此三代之上所以爲治道一而義理明也故余因廣之請併今昔之變紀焉嘉定元年九月

宿覺庵記

玄覺師歌詩數十章雖不與中國之道合余愛其撥鈔疏之煩自立證解深而易達淺不可測明悟勇決不累於生死蓋人傑也既歿六百年學者載之不衰所居山延袤十里有江月松風之勝依而寺者十數

余亦在其下若疾痼非人事酬答不妄出他日錢塘本然蜀人居寛固請登焉則山已入貴家所存二三而已柘荼敗草髣髴亂石中余慨然憐之爲於絶景亭下作小精舍寺名四字土人但稱淨光故重述舊事題曰宿覺使寛主之稍種竹樹有所避隱出没以爲風雨晦明之地而時與坊增巷友游居其間以招來其徒冀遇如覺者嗚呼余老矣病而力不給惰而志不進豈非不復知以古人自期而遯流汨没於異方之學者哉蓋世有畏日暮疾走猖狂而迷惑者然猶反顧不已余之記此既以自警而又以自突也嘉定二年二月

水心先生文集卷之九